通志堂経解

ロ仁12
1.411
934

12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春秋之義明而傳之眞僞自辯春秋何義乎尊周明法黜霸崇王彰善伐惡而已王者之治天下先之以敎化繼之以法令申之以賞罰三者行則王政舉人心正而春秋可以不作周之東也敎化既衰法令賞罰不行于天下於是諸侯併吞仁義道息不有聖人出而正之則乾坤不幾息乎故曰迹息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之義也夫舉其綱而未及其目斷其義而未詳其案三傳之作可少哉乃有傳而事之湮沒者雖少義之隱晦者滋多蓋以傳聞異辭各以意見爲言而理有未合漢儒

又各執一家之說以相傳習遂使後世因傳以誤經覺經之立法多不明賞罰多不當而尊王立教之本義亦遂失矣程子曰讀春秋者當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朱子曰孔子非有意以一字爲褒貶但直書其事而善惡瞭然元新安俞氏著春秋集傳釋義一以程朱爲斷參以啖趙諸家而折衷以已意於是經義明而傳之眞僞是非判如黑白噫漢唐諸儒但知釋傳不知明經胡氏雖明經義而時事激發又多附會較之程朱無事穿鑿而自得聖人之意者大有逕庭俞氏之書出可以救胡氏之偏而發程朱所未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治亂興衰之故仁義詐力之異賢不肖之用舍行政出令之得失足爲人鑒戒者何可勝數特經義不明而學術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夫以聖人垂訓之經反致有貽誤後學之弊此俞氏之書所以不可不亟爲表彰於天下也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序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示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

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示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三城緣陵之類是

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汗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三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

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考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

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
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
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
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
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
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此
制作之本意也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
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
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
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
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胙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
紹開中興隱公能彊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
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
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
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
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
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
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
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

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讓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

之崩竭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
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譏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
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
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
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
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
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三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
上替僭迫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
横流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言文王
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

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
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
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
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紀三五鼓
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
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淺必申義之所抑雖貴
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
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
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於斯年成
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
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

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内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内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

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壞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

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倒數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三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隆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程子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示私意妄為而已事之繆秦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贅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

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
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
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
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
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
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
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爲後
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

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成
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
詩之情酌今古則貫乎書之事典常典則體乎禮之
經本忠恕則道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
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
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
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
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
義之精如此去聖旣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
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
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

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案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示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凡例

一凡孟月例書時正月例書王或事在二月則書春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事在春則不言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其有不書蓋缺簡也

一凡王朝公卿例書爵大夫例書字上士中士例書名王子則書王子某下士例書人

一凡列國卿大夫一命例書人再命例書名三命例書氏書名公子公孫則書公子某公孫某四命例書字宋卿例書大夫

一凡朝聘諸國來魯例書來魯例書來朝其不成禮者止書來外諸國相朝例書如魯往諸國例書如魯卿

大夫士聘他國例書如他國來魯例書使來聘
微者止書來聘

一凡盟會內爲主例書及外爲主例書會外之爲主者必先序歃血例書盟講好例書會衆共爲盟例書同盟此齊伯未成晉伯既衰之時也不成禮者例書遇交相命者例書胥命魯往他國盟未前定例書會盟前定例書涖盟他國來魯盟未前定例書來盟前定例書使來盟

一凡征伐將尊師衆例書某帥師將尊師少例書某伐某魯則止書主將名氏伐某將卑師衆例書某師魯則止書師將卑師少例書某人魯則止書伐某及某戰不知將帥名氏多寡示書人君親將例書爵聲罪致討例書伐潛師掠境例書侵環其城邑例書圍抵其國都例書入覆其宗社例書滅移其民人例書遷列陳相敵例書戰奇詐取勝例書敗殺之無遺例書殲民亂逃散例書潰車徒大崩例書敗績屈服歸順例書降欲進而止例書爻已去而逐例書追用他國師例書以援他國急例書救悉虜而俘例書取生擒得之例書獲拘而囚之例書執聚兵守之例書戍完其郛郭例書城

一凡魯夫人始逆例書女有姑例書婦入國例書

夫人告廟例書至其不書逆者往逆非卿也不書氏脫簡也不書至不行告廟禮也並不書者亦缺文也

一凡魯女嫁諸國例書逆書歸來逆非卿則止書歸王姬或王后使魯主婚事者例書逆書歸惟齊人來歸子叔姬夫人姜氏歸于齊乃子被弒而身被出故書來歸于以明非奔也

一凡崩薨卒葬天王例書崩魯君及夫人例書薨諸國君合書薨而據其來計謙辭曰某爵某卒故例書卒魯未踰年之君例書卒諸國葬則舉謚來告故例書謚自天王至於列國書崩卒而不書葬者來計而魯不往會也不書卒葬者不來計而魯亦不往也

一凡諸國殺大夫公子例書國微者殺之例書人作亂者殺之例書盜惟晉世子申生宋世子痤被譖自殺而歸罪於君故書爵

一凡郊禘望雩嘗祫皆誌其踰禮非時之失也

一凡大閱治兵蒐狩皆誌其非常非時非地之失也

一凡魯災異大故素無例書有素有而甚例書多非常例書大

一凡諸國災異大故來告例書某國某災某異而知之則止書某災某異

一凡螟螣蝜蠓蟓皆以其害稼故書

一凡興作有舊而更之例書新無舊而始爲之例書作完修舊城例書城創立新邑或新臺囿例書築僖公之南門定公之雉門及兩觀更舊而變其制故書新作

自晉杜氏註左傳始有凡例之說取經之事同辭同者計其數凡若干而不攷其義唐陸氏學於啖趙作纂例之書雖分析詳備然亦未嘗以義言之逮程子爲傳分別義例而學者始得聞焉愚今遵程子說以事同義同辭同者定而爲例十六條凡書經之事義如此而

程子朱子說春秋綱領

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程子曰五經載道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經別傳之眞僞

程子曰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夫子之贊易即其所以修春秋也

程子曰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

之不順盡書治忽得失陵僭賊亂之變森然循乎
條理而一之無非法故曰非聖人其誰修之也
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
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
亦有素因此一事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
發端處
程子曰春秋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於一事一義
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
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之人通
其文而求其義得其義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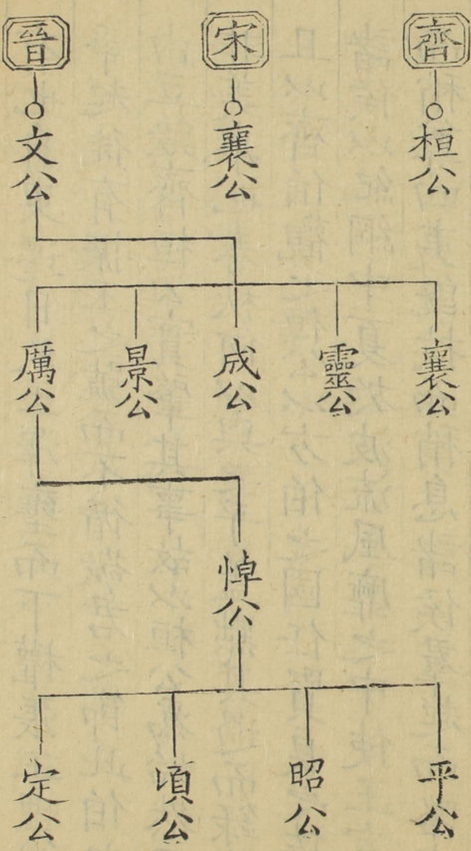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
為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誅亂臣賊子
若欲求一字以為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恐非
聖人之意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討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
是亦一治也當時魯史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
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
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辭隱義使人曉不得足
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
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
而不敢犯爾

朱子曰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
東遷號令不行天下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
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盛
彊主盟中國諸侯服齊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
之世晉悼出來整頓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彊入
來爭伯定哀之世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
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又曰春秋初
時天王尚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了只是諸
侯抗衡諸侯才不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
不奈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大夫才
朱子曰春秋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

反復涵泳令胸次開濶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自非
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離與讀
史傳摭故實無以異大抵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貫
通爲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
速成又不可苟且間看過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好
以成敗論人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公羊穀梁考事
甚踈然義理却勝於左氏胡傳大義正亦有牽彊
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春秋世次圖說

十三伯



伯之名何由而起乎當王道流行侯國受職未始有也自東遷日久王澤壅而下權張正理微而力爭起徒有振王之號而不循敬君之節此伯之名所由立歟齊桓公實肇其事故以桓公爲始然而有伯非美事也春秋何以與之乎蓋黜其過而録其功耳且以齊伯觀之桓公以方伯之國任賢良之佐驟合諸侯以紀綱中夏於波流風靡之中使王室既卑而稍尊四夷既抗而稍息諸侯羣起而咯定故春秋不能不録其功然而約束諸侯幾於改物盟會征討皆專行之使王室愈卑王迹愈熄故春秋不能不黜其過功過不相掩此伯者之事也逮夫宋

襄公繼齊桓之後伯雖未成而盟會必先序宋者春秋與之以内中夏也楚雖盛彊而不得主盟會者不以夷亂華也自此四年之後晉文公繼起城濮一戰關夷夏之盛衰王畿兩盟平周室之内難惜其享國之日淺雖成功速而不能久也自襄公以後世主夏盟春秋之拳拳與晉者實憂天下之切也至於靈成景厲之世晉伯稍衰而於盟會必先序晉者豈非與之以伯乎及悼公之興八年之間九合諸侯雖數與楚遇而不與之戰推誠待人鄭不敢畔者二十四年亦庶幾桓文之績矣然而楚雖弱而吳方張其末也以士匄偃王盟則政在

大夫世變愈下矣此又伯權之大壞也至於平昭頃定愈降愈壞列國之不若也然終乎黃池之會春秋猶以伯與晉則雖晉不能伯而春秋猶未絕晉也蓋非爲晉也爲王室也爲天下也愚故謂十三伯云

○周世次

○平王宜臼　太子洩父　桓王林　莊王佗　僖王胡齊　惠王閬　襄王鄭
　頃王壬臣　匡王班　定王瑜　簡王夷　靈王泄心　景王貴　悼王猛　敬王匄

周本黃帝之裔姬姓后稷教民稼穡有功始封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始稱西伯武王末年始代商有天下武王至平王十三世而東遷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始於此又自敬王至赧王十世爲秦所滅自武王至赧王三十六世通八百六十七年四百年在春秋之前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之中二百二十五年在春秋之後后稷始封於邰在今奉元路長安縣故邰城公劉都邠亦作豳在今鳳翔府路邠州太王徙都岐在今鳳翔府路岐山縣文武都酆亦在今奉元路長安縣酆在靈臺鄉鄗亦在昆明池平王東遷于成王所營之洛邑又名王城在今河南府治敬王都狄泉亦名王城在今河南府東二十餘里故洛城也

○魯世次

隱公息姑 桓公軌 莊公同 閔公啓方 僖公申 文公興

宣公倭 成公黑肱 襄公午 昭公稠 定公宋 哀公蔣

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成王命爲冢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在今陝西行省鳳翔府扶風縣後封其子伯禽於曲阜是爲魯侯自伯禽至隱公十三世而春秋作自隱公至哀公十四年獲麟春秋終又自哀公至頃公九世爲楚所滅共三十四世曲阜漢爲豫州刺史所領魯國唐爲山南西道兗州曲阜縣宋爲京東西路襲慶府仙源縣今山東道濟寧路兗州曲阜縣東有故魯城

○齊世次

僖公祿父 襄公諸兒 桓公小白

孝公昭 昭公潘 懿公商 惠公元 武公赤 賓公無野 靈公環 莊公光 孺子荼 景公杵臼 悼公陽生 簡公壬

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佐禹平水土有功賜曰姜氏謂之呂侯國在南陽宛縣在今河南府路南陽府商末太公呂望佐武王定天下有功封於營丘是爲齊侯自太公至僖公十二世僖公九

年魯隱公元年也自僖公至簡公十三世簡公四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又三世至康公爲田氏所篡共二十八世營丘亦名臨淄漢爲青州刺史所領北海郡唐爲山南東道青州臨淄縣宋爲京東東路青州臨淄縣在今山東道益都路臨淄縣

○晉世次

翼 謂之先晉○鄂侯郤 哀侯光 小子侯 晉侯緡

豐 謂之新晉○武公稱 獻公詭諸 文公重耳 襄公驩 惠公夷吾 懷公圉

靈公 成公黑臀 景公孺 厲公州蒲 悼公周 平公彪 昭公夷 頃公去疾 定公午

晉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成王母弟唐叔虞始封於唐又遷太原南有晉水亦曰晉陽後改稱晉穆侯之子文侯徙都翼因謂之翼次子成師分封於曲沃謂之曲沃自叔虞至鄂侯十三世鄂侯二年魯隱公元年也鄂侯至晉侯緡四世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滅翼先晉遂亡曲沃出自穆侯少子名成師穆侯之孫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曰桓叔成師之子曰莊伯莊伯之子始稱武公殺晉侯緡而滅翼周莊王命之爲晉侯徙都絳是謂新晉自武公至定公十五世定公三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又六世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兩晉共三十八世太原漢

爲并州刺史所領太原郡唐爲河東道并州宋爲河東路太原府晉陽縣在今河東山西道太原路平晉縣亦有故唐城曲沃在今平陽路絳州曲沃縣翼在今平陽路絳州翼城縣絳即絳州城景公遷新田亦謂之絳在今平陽路絳州絳縣

○宋世次

宣公—殤公與夷 閔公捷
穆公和 莊公馮 桓公御說
襄公茲父 成公善
昭公杵臼 共公固 平公成
文公鮑 元公佐 景公頭曼

宋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在今懷孟路武涉縣武王克商封武庚於殷武庚畔成王誅武庚封微子於商丘爲宋公以奉殷祀自微子至穆公十三世穆公七年隱公元年也自穆公至景公十三世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又自景公至偃王七世爲齊魏楚所滅自微子至偃王共三十三世商丘漢爲豫州刺史所領梁國睢陽縣唐爲河南道歸德軍宋爲南京應天府在今河南府路歸德府

○衛世次

莊公—桓公完 惠公朔
宣公晉 黔牟 戴公
州吁 懿公 文公燬 成公鄭 穆公速 定公臧 獻公衎
殤公剽 襄公惡 靈公元 出公輒

衞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幼子康叔武王分殷餘民封康叔於河淇之間是爲衞侯邑於商墟自康叔至桓公十三世桓公十三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桓公至出公十五世世紀内除黔牟戴公云十三世出公五十三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出公之後又十二世爲秦所滅共三十八世商墟漢爲司隸校尉所領河内汲郡朝歌縣唐爲河北道衞州衞縣宋爲河北西路衞州衞縣在今河東山西道衞輝路新鄉縣故朝歌城文公徙楚丘在今東昌路曹州楚丘縣成公遷帝丘在今東昌路濮州觀城縣

○鄭世次

昭公忽

○莊公寤生 厲公突 文公捷 穆公蘭 靈公夷 悼公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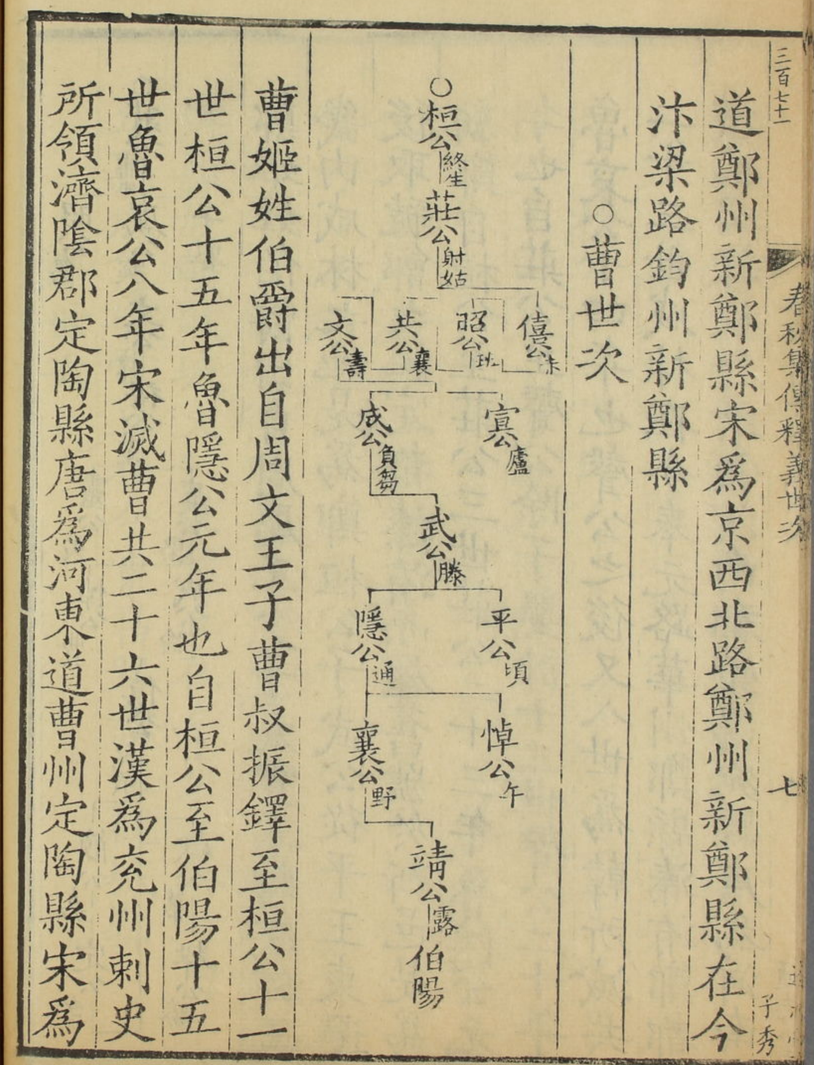
子嬰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封友於王畿内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子武公從平王東遷後取虢鄶之地定都溱洧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自桓公至莊公三世莊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元年也自莊公至聲公除子嬰計十三世聲公二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聲公之後又八世爲韓所滅共二十三世咸林在今奉元路華州鄭縣溱洧鄭都漢爲司隸校尉所領河南郡滎陽宛縣唐爲河南

襄公堅 成公睔 僖公 簡公嘉 定公寧 獻公蠆 聲公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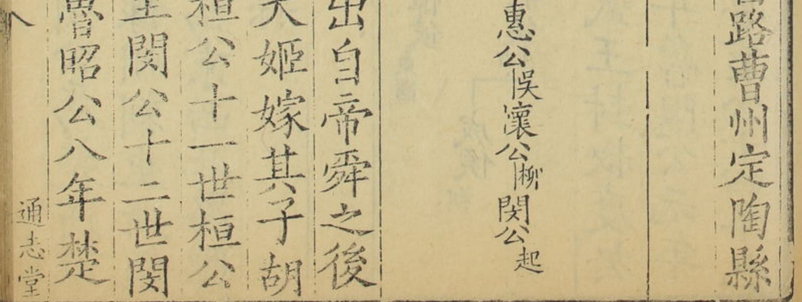
道鄭州新鄭縣宋爲京西北路鄭州新鄭縣在今汴梁路鈞州新鄭縣

○曹世次



曹姬姓伯爵出自周文王子曹叔振鐸至桓公十一世桓公十五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桓公至伯陽十五世魯哀公八年宋滅曹共三十六世漢爲兗州刺史所領濟陰郡定陶縣唐爲河東道曹州定陶縣宋爲京東西路興仁府定陶縣在今東昌路曹州定陶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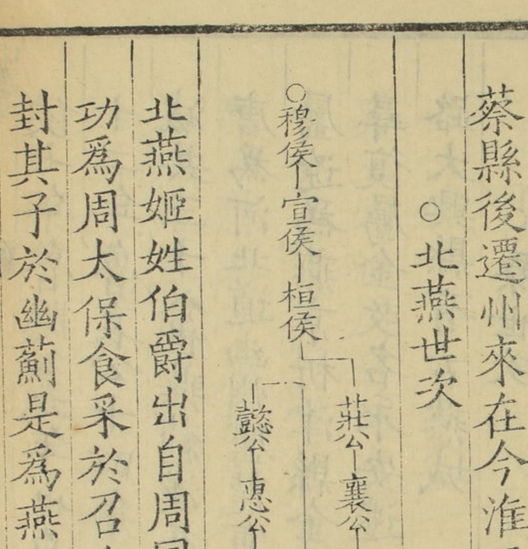
○陳世次



陳嬀姓公爵後國削弱自改侯爵出自帝舜之後至閼父爲周武王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嫁其子胡公滿而封諸大皞之墟自胡公至桓公十一世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桓公至閔公十二世閔公二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也當魯昭公八年楚

滅陳後五年復又自春秋後三年閔公爲楚所滅
連陳佗共二十四世大皞之墟漢爲豫州刺史所領
潁川郡唐爲河南道陳州陳縣宋爲京西北路陳
州宛丘縣在今汴梁路陳州宛丘縣

○蔡世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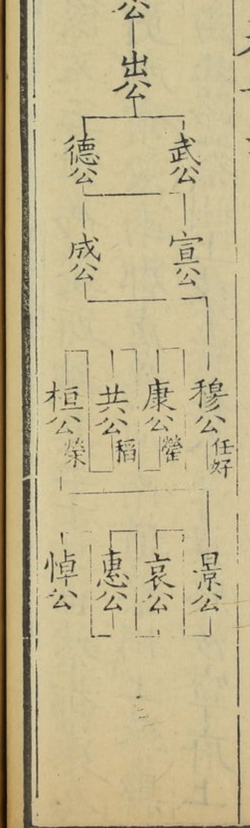
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封叔度於
蔡自叔度至宣侯九世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元年
也自宣侯至成侯十二世成侯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
成侯之後又三世爲楚所滅共二十三世蔡都漢爲
豫州刺史所領汝南郡唐爲河南道蔡州上蔡縣
宋爲京西北路蔡州上蔡縣在今汴梁路汝寧府上
蔡縣後遷州來在今淮西道安豐路霍丘縣

○北燕世次

北燕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召公奭佐文武有
功爲周太保食采於召在今奉元路盩厔縣成王
封其子於幽薊是爲燕伯自召公至穆侯九世穆

侯七年魯隱公元年也自穆侯至獻公十七世獻公
十二年魯哀公十四年也獻公之後十二世爲秦所
滅共三十八世燕薊漢爲幽州刺史所領涿郡薊縣
唐爲河北道幽州盧龍軍節度范陽郡薊縣宋初
屬遼爲燕京析津縣金滅遼以歸宋改名燕山府
尋復屬金改名永安遷都之改縣名大興今大都
路大興縣有古燕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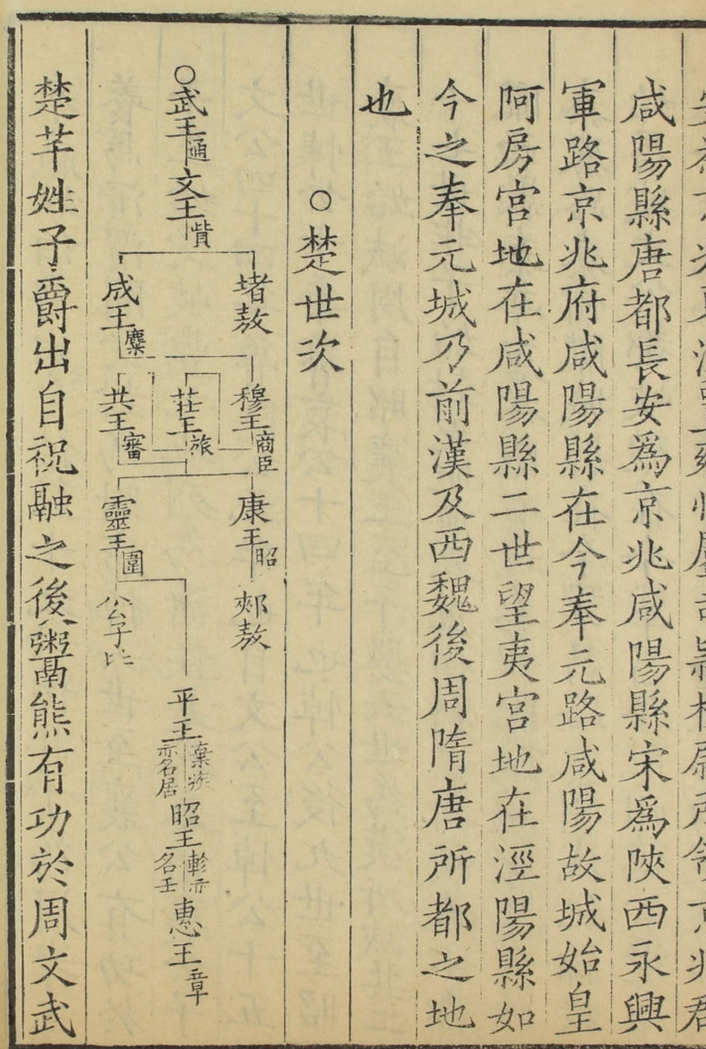
○秦世次



秦嬴姓伯爵出自伯益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
養馬汧渭間受封爲附庸傳六世至襄公有功於
平王始受岐豐之地列爲諸侯是爲秦伯襄公子
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文公至悼公十五
世悼公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悼公後九世至昭
襄王始滅周自昭襄王至子嬰六世爲漢所滅共三
十七世非子始封之地漢爲梁州刺史所領天水郡
隴西縣秦亭唐爲隴右道秦州隴城縣宋爲陝西
秦鳳路秦州隴城縣在今鞏昌路秦州成紀縣故
始昌城文公都岐隴在今鞏昌路隴州德公遷雍
在今奉元路興平縣孝公始都咸陽西漢建都長

安爲京兆東漢置雍州屬司隸校尉所領京兆郡咸陽縣唐都長安爲京兆咸陽縣宋爲陝西永興軍路京兆府咸陽縣在今奉元路咸陽故城始皇阿房宮地在咸陽縣二世望夷宮地在涇陽縣如今之奉元城乃前漢及西魏後周隋唐所都之地也

○楚世次



楚芈姓子爵出自祝融之後鬻熊有功於周文武成王封其孫熊繹於荊蠻邑丹陽城自熊繹至熊通十三世改曰楚僭號稱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武王至惠王十二世惠王八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惠王之後又十世爲秦所滅共三十五世丹陽漢爲荊州刺史所領武陵郡唐爲淮南道夔州宋爲荊湖北路歸州今湖北道辰州路歸州有故丹陽城後徙枝江亦曰丹陽在今江陵路枝江縣文王徙郢今江陵路江陵縣故郢城平王城郢在今江陵路安陸府襄王遷都在今襄城路宜城縣

○吳世次

○壽夢——諸樊——餘祭——餘昧——王僚——闔閭——夫差

吳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弟仲雍遜王季位逃之荆蠻太伯卒仲雍嗣立武王封周章爲吳子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當魯成公六年始見春秋自壽夢至夫差七世夫差十五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秋終後八年爲越所滅共二十六世吳都漢爲吳國後改吳郡屬揚州刺史所領唐爲江南浙西道蘇州宋爲兩浙路平江府在今浙西道平江路府治

○杞世次

○武公——德公——桓公姑容——孝公丐——文公益姑

平公郁釐——悼公成——隱公乞——僖公遄——閔公緡

杞姒姓公爵後國削弱自改伯爵又改子爵出自夏禹之後裔周封二王後得東樓公封於雍丘以奉禹祀自東樓公至武公八世武公十一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武公至閔公十世閔公六年魯哀公十四年也閔公之後又六世爲楚所滅共二十四世雍丘漢爲兖州刺史所領陳留郡雍丘縣唐爲河南道汴州雍丘縣宋爲開封府雍丘縣在今河南江北行省汴梁路杞縣

○滕世次

○滕侯穀——宣侯嬰齊——孝侯蠲——昭侯元——文侯壽

成侯原——悼侯寧——頃侯結——隱侯虞母

滕姬姓侯爵後國削弱自改子爵出自周文王子叔繡始封自叔繡至宣侯十一世魯隱公七年始見春秋自宣侯至隱侯八世而春秋終又自隱侯後六世爲齊所滅共二十四世滕國漢爲豫州刺史所領沛國公丘縣唐爲山南道徐州滕縣宋爲京東西路徐州滕縣在今山東道益都路滕州滕縣

○許世次

○穆公新臣——僖公業——昭公錫我——靈公出——悼公賈斯——元公成——子結

許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裔文叔於許十一世至穆公曾隱公十一年始見春秋自穆公至子結八世子結元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爲楚所滅許都漢爲豫州刺史所領潁川郡許昌縣獻帝都許唐爲河南道許州長社縣在今河南江北行省汴梁路許州

○邾世次

○儀父——瑣——文公——定公——寔公——悼公——莊公——隱公

邾曹姓本附庸國後自改子爵出自陸終之後周武王封其裔孫曹挾於邾不知世次至儀父魯隱公元年見春秋自儀父至隱公八世隱公二十五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爲魯所滅改曰鄒邑漢爲豫州刺史所領魯國鄒縣唐爲山南西道兗州鄒縣宋爲京東西路襲慶府鄒縣在今山東道益都路滕州鄒縣

○苗世次

○茲丕公——紀公——渠叟——黎比公——展輿——

著叟——庚輿——郊公——苗子——叟公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輿期於苗自茲輿期至茲丕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又自庚輿之後至四世爲楚所滅共二十一世苗漢爲青州刺史所領高密郡苗縣唐爲山南東道密州苗縣宋爲京東東路安化軍苗縣今山東道益都路苗州有故苗子城

○薛世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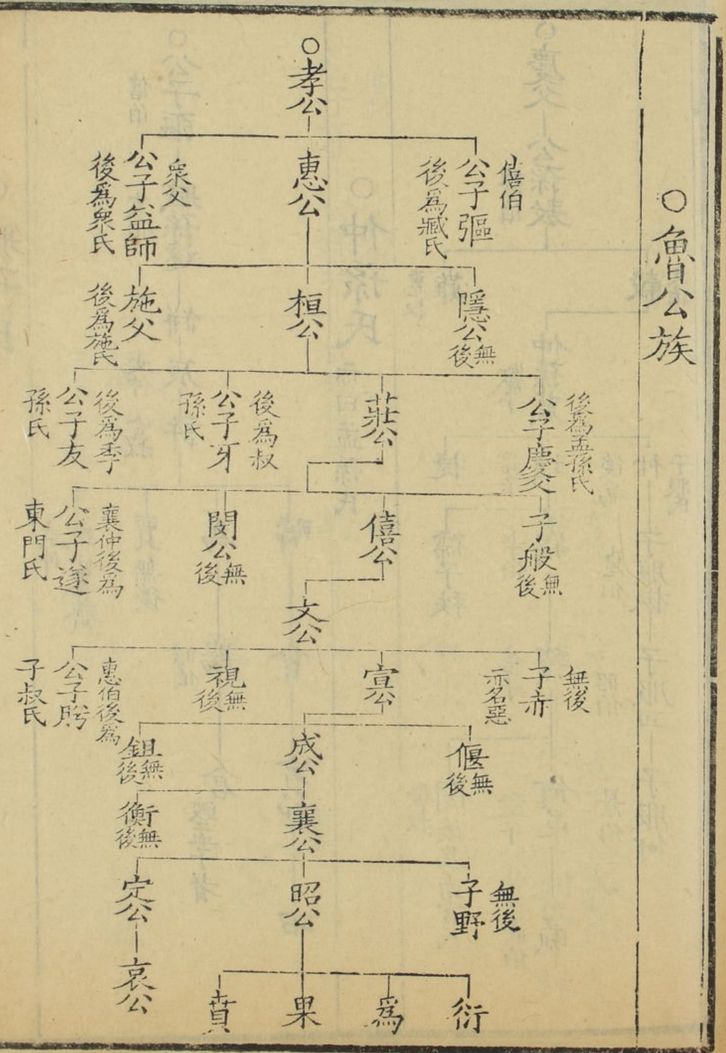
○薛侯——獻侯——襄公——薛伯比——惠公——

任姓侯爵後國削弱自改伯爵黃帝之後奚仲始封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周武王復封其後爲薛

侯不知世次至薛侯來朝始見春秋於其朝會可考者五君而已薛國宋以前並屬徐州今沛縣之北徐州之西是其故地

春秋諸國以左傳考之計一百二十四國而其世紀之可知者二十國而已其餘諸國都爵姓並見釋義今不再録最難攷者舒有羣舒故有舒鳩舒庸舒蓼越總稱也又有於越南越百越狄總稱也又有北狄長狄赤狄白狄戎總稱也又有徐戎山戎犬戎陸渾戎驪戎戎蠻凡此之類皆難攷者蓋今去古甚遠不敢臆說闕其疑可也

○魯公族



○臧孫氏

- 僖伯 ○公子彄
  - 哀伯 臧孫達
    - 辰 文仲 宣叔 許
      - 武仲 紇出奔齊
      - 賈無後
      - 爲 昭伯 賜
        - 倉 娶孟子者
      - 疇
        - 會
          - 賓如
            - 石

○仲孫氏

示曰孟孫氏

- 慶父
  - 穆伯 公孫敖
    - 穀 文伯
    - 難 惠叔
      - 仲孫蔑 獻子
        - 捷
          - 孺子秩
        - 速 莊子
          - 羯 孝伯
            - 貜 僖子
              - 何忌 懿子
                - 彘 武伯
              - 閱 後爲南宮氏 敬叔
        - 他 後爲子服氏 惠伯
          - 子服椒
            - 子服回
              - 子服何 昭伯 景伯

○叔孫氏

- 僖叔 ○公子牙
  - 戴伯 公孫茲
    - 叔孫得臣 莊叔
      - 豹 穆子
        - 孟丙
        - 仲壬
        - 叔仲彭生 後爲叔仲氏 惠伯
          - 叔仲小 穆子
            - 叔仲志
      - 僑如 宣伯
        - 婼 昭子 又名嬰
          - 不敢 成子
            - 州仇 武叔 文子 仲尼者
              - 舒

○季孫氏

成王子
○公子友—齊管氏—季孫行父（文子）—宿（季子）—公若—公甫靖（後爲公甫氏 文伯）—歜—寤
　　└公彌（後爲公鉏氏）—頃伯—隱侯伯—公鉏極
　　└公紇（悼子）—意如（平子）—斯（桓子）—肥（康子）

○子叔氏

惠伯
○公子牼—聲伯嬰齊—叔老（齊子）—叔弓（敬子）—鞅
　　└昭伯帶
　　└伯張輒—詣—還

魯公族皆世爲卿大夫獨臧孫氏三桓氏子叔氏可考餘不可考者並不録

穀梁傳

魯申公—瑕丘江公
　　└榮廣—蔡千秋—劉向
　　　　└翁君
　　└周慶
　　└皓星公
　　└丁姓—尹更始—房鳳
　　　　└翟方進
　　└申章昌
　　└江博士—胡常—蕭秉
　　└尹咸

公羊傳

○董仲舒—胡母生
　　└丁姬大
　　└嬴公—孟卿—疎廣—筦路—孫寶
　　└段公温
　　└眭孟—嚴彭祖
　　　　└顔安樂—王中—公孫文
　　└呂步舒—貢禹—棠谿惠—冥都—左咸
　　　　└仟公—冷豐—東門雲
　　　　└馬宮

○三傳漢諸儒傳授

左氏傳

○張倉—賈誼—貫公—貫長卿—張禹—尹更始—尹咸—劉歆
張敞—劉公子
胡常—賈護—陳欽
翟方進

公羊傳自董仲舒胡母生傳之已而大盛儒者往往以斷國論穀梁氏魯申公傳之至宣帝時始立學官左氏張蒼賈誼傳之而張敞劉公子皆習焉至平帝時始立學官此二家最後出故不能盛大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世次

後學新安俞皐述

隱公

名息姑惠公子母聲子在位十一年爲公子翬所弒弟桓公立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程子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朱子曰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啖氏曰幽厲雖衰雅未爲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及化變風移陵遲日久若格以太平之政則比屋不可勝誅故斷自平王之末而以隱公爲始

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胡氏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詩之所終春秋之所以始也隱公之所以終也又按小雅正月刺幽王也而曰赫

赫宗周褒姒成之逮魯孝公之末幽王已爲犬戎所斃惠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于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寧尔邦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謚曰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賻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絶矣祭伯非王命而私交武氏子非王命而求賻以致鄭莊公爲卿士用捨不出於公而以虚言欺之至其怨王奪政則有交質之舉若敵國然王綱解紐委靡不振皆自平王失之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源平王子母適家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是懲而賵人寵妾是拔本塞源自滅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者托始於隱其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孔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此春秋撥亂世反之正尊一王之法也抑嘗求之隱桓之間政自諸侯出而猶未恣横小國未有被執遭滅而邦國尚知有王室焉及莊僖而下伯政代興盟會征伐皆伯者司之甚則執其君墟其社稷於王政乎何有又降而政在大夫則吳越盛陪臣彊夔日極矣故備論之以著于篇

元年春王正月

元者始也元年隱公之始年也春天時也古史未有書時者獨魯史書四時冠月故錯舉其二名曰春秋也王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夫子憂王道之不行於是因魯史而筆削之所以遏人欲存天理立百王不易之法也程子曰元年者隱公之始年也春者天時也正

月者王之所建也周正非春假天時以立義耳書春王正月者若曰上奉天時下承王正云爾董仲舒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求端於天是也堯之大政所先者欽若昊天也可見矣王者所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乃所以事天也明此義則知王與天同其大而人道立矣春秋天子之事乎上之時王道絶矣假周以正王法故書曰春王正月然後是非褒貶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朱子曰據周禮有正歲有正月則周實以建子之月爲歲首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又其正月項氏曰春非春正月非正月也非而書之者何時與月必如是而後爲正也不以王冠春者王改正不改時也書王冠正月者所以見時王之月與時相違也見時正之相違所以教後世之無相違也愚觀項氏此說發明程子朱子之意至甚明白而諸說之謬可不待辯而自明學者宜詳味之○程子曰魯十二公不書即位者四隱莊閔僖也書即位者八桓文宣成襄昭定哀也春秋之義莫重乎端本正始故即位者尤聖人之所謹也古者諸侯雖繼世然必稟命於天子而後立莫敢專也平王以降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諸侯之嗣皆專立而無所請命如後文成襄昭哀皆受國於先君而不請命於天子者也隱公獨不書即位者入春秋之始聖人即以王法奪之而大義舉矣若文成襄昭哀亦不書乎則與夫內復不受於先君者無以爲別故五公書之言猶繼正而有所受之也如莊閔僖皆內無所受上無所承爾至於桓宣定三公則著其自立也桓公則弑隱而立宣公則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定公則由季氏立之苟不書其即位則無以明其自立之罪也胡氏曰春秋首黜隱公以明大法蓋本程子之言也左氏以爲不書即位攝也蓋既稱元年生稱公死稱薨何攝之有公羊以爲成公意又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蓋隱桓皆庶子何卑貴之有隱讓桓爲

不正聖人何以成其意乎穀梁雖發明讓桓不正之意固是然未若程子之論深切著明也○左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乎公之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讓桓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胡氏傳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土次春乃立法創制垂百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

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爲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孟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攻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命於天子諸大夫叛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隱公也張氏曰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詞也諸國則從其本爵後倣此及內爲王也邾曹姓始封附庸後改子爵國在今益都路滕州鄒縣邾子克字儀父附庸之君稱字同王朝大夫也盟歃血約誓也蔑杜氏曰魯地姑蔑也在今大名路開州濮陽縣瑕丘程子曰盟誓所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不禁也後世累盟而不信則罪也諸侯交相盟誓亂世之事也凡盟內爲主稱及外爲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爲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兩國以上則稱會彼盟而往會之也○左氏傳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此其爲可褒而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爲其

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
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
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
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
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
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尒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
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
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泄泄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尒類其是之謂乎

〔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不當國也其地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難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段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胡氏傳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吕爲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帥三者成無稱焉而專自鄭伯是罪之在伯也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操之爲已甚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耳曷爲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

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儀宇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昧地名也胡氏傳曾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所欲曰及邾者曾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亦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汲汲欲爲惡隱公之私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姬姓伯爵國在今汴梁路鈞州新鄭縣鄭伯莊公寤生也君親將例書爵克勝也段名莊公弟共叔段也再命例書名鄢杜氏曰鄭地今汴梁路鄢陵縣程子曰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勝也言勝見段之彊使之彊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係於奔也○左氏傳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

二十三年四
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殺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
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受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
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王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
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
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爲公不可以私亂也亟見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周平王也宰氏咺名周三命大夫也蒐葬在春秋之前仲子惠公妾桓公母也三命例書氏書名惠公魯君隱公父
曰賵書惠公仲子者兼之也賵惠公則失之緩賵仲子則亂嫡庶兼賵尤爲失
道程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故不稱夫人不書卒葬又案左氏傳
曰惠公元妃孟子宋武公生仲子仲子不得爲夫人不書卒葬又案左氏傳
母也穀梁曰惠公母孝公妾臆說也蓋因文公九年秦人歸僖公成風之穗而
成風乃僖公之母也穀梁緣此亦以仲子爲惠公母殊不知此兼惠公而賵彼
兼僖公之穗非云其母也左氏又以仲子于于氏爲一人而曰像凶事亦非也啖
氏曰諸侯母在天子寧有生歸其賵乎不辯叔姜者猶不當爾況平王乎是亦
非子氏也且于氏乃隱公夫人而隱公母乃聲子公羊胡氏謂仲子乃桓公母
其說是矣吳先生曰宰姓咺名三命例書氏書名非貶也聖人據事直書而義
自見何待名宰然後爲貶乎趙先生曰諸家謂尊仲子者惠公尊成風者僖公
故書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此說示失之鑿周因仲子之喪遂兼惠公而賵秦因
成風之喪遂兼僖公而穗故直書以見其非若惠公已尊仲子爲夫人何以不
書卒葬乎○左氏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

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
禮也○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
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盖
以馬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
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入及事也
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微也○穀梁傳母以
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
財曰賻○胡氏傳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立名繫王
於天爲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
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
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穉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
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
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
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
榮叔歸含且賵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
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家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左氏傳
府宿風姓男爵國在今東平路須城縣故無臨城書及內之微者宋人示一命
之微者也宿國也宋無宿邑穀梁傳誤地以國宿示預焉參盟之端見矣程子
曰稱及稱人皆非卿也○左氏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
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子姓公爵國在今歸德

也宋人外甲者也甲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胡氏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示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示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寻自叛之信安在乎凡書盟者惡之也

來祭姬姓伯爵國在今汴梁路鄭州管城縣故祭城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者來來朝魯也不書朝不成朝禮也程子曰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生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相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者謂隣國也〇〔左氏傳〕非王命也〔公羊傳〕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〇〔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鍼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成之也〔胡氏傳〕案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藩外權如繆留之語諱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彊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

冬十有二月祭伯

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公子益師卒公子魯孝公子名益師公子二命例書公子其不日缺文也三傳之言不同左氏公不與小斂之說尤繆程子曰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〇〔左氏傳〕衆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〇〔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〇〔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〇胡氏傳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賤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後皆稱氏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彊遠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氏姜羌之別種也今濟南路濟陽縣有戎城蓋鄭氏曰盧州府治元名潛山然盧州及徐州之戎也會講好而不盟也潛杜氏曰魯地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乃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辭尤謹公之會戎非義也〇〔左氏傳〕修惠公之好戎請盟公辭〇〔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處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狄也〇〔胡氏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

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爲泰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常也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猶夏之時有窮后羿因民弗忍其德距太康于河以逞其欲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要會同之有書會戎濊之也夏五月莒人入向莒己姓子爵國在今益都路沂州左氏公羊以爲國穀梁以爲魯邑蓋附庸也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下論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與戰者爲王處已絕亂之道也書莒人微者也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帥少曰某伐某將卑師衆曰某帥師將尊帥少曰某伐某將卑師名氏示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曰暴況入人國乎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以姜氏還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大夫再命例書名帥師將尊師衆也極魯附庸小國姓爵地俱闕不可彊爲之說程子曰古者卿皆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賜族者皆命之世爲卿者也左氏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庚父勝之公羊傳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始滅昉於此乎前此前此則曷爲始乎此

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此入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入者惡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賤也胡氏傳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以姜氏還公羊傳案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六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書公及魯爲主也戎即曾于潛之戎也唐杜氏曰魯地在今濟寧路濟州魚臺縣即棠也程子曰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左氏傳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胡氏傳案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郛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爲深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猾夏則膺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狄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莧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事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紀姜姓侯爵國在今益都路臨朐縣東壽光縣西履綸紀大夫名也再命例書名公穀胡氏皆曰大夫獨左氏作裂繻以爲卿臆說也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非卿則書歸而在魯故稱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來逆夫人也已見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

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皆然詩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疆也○左氏傳御爲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胡氏傳案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綸逆女以志變常而尊妃匹之分定矣大婚之禮嚴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惠公女也婦人謂嫁曰歸程子曰送之者踰竟之謂歸家故以嫁爲歸程子曰送之者踰竟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公羊傳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專非行也吾伯姬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密杜氏曰莒邑今益都路密州也伯左氏作帛程子曰缺文也當云紀侯某子某伯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氏以爲裂繻之字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據此宜爲爾爾缺文也○左氏傳書故也○〔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曰紀子伯莒子而曰紀子伯莒子而

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事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示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辛酉 三年春王二月已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缺文也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必推求何者也太陽君象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星辰陵歷示然朱子曰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大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相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胡氏傳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歷筭者所能攷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

庚戌天王崩 周平王崩太子洩父先平王卒孫林立是爲桓王程子曰崩誅不書而自見也左氏傳王戊崩赴告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天子崩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胡氏傳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三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赴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記葬卒哭而除喪禮平案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及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爲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岳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矣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周大夫也左氏作君氏以此則成風亦當書君氏疑其說謬公穀胡氏皆謂尹氏周大夫也趙氏曰公羊譏世卿之說爲是程子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其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其卒書曰尹氏見其世繼也○左氏傳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卑己也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卑己也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王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爵皆王故隱而卒之胡氏傳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皆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嘗嘗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子周大夫武氏之子也書武氏與尹氏之義同賻喪以貨財曰賻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平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遣其子微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之甚也○左氏傳王未葬也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都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穀梁傳武氏子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己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名和兄宣公之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張氏曰卒自外録從赴也愚謹據其來赴謙辭曰某爵某卒也程子曰吉凶慶弔講好修睦隣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則書○左氏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靖子奉之以王社稷實刃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君臣願奉焉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穀梁傳諸侯曰卒正也胡氏傳外諸侯卒

稱私謚所以罪其臣子也○公羊傳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孰曰爾爲吾子生姘相見死姘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弒梁傳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胡氏傳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爲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岳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隣國也案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莅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懲諸侯也外諸侯葬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而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魯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

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隣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爲王制緦麻寧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隣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黜黙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惟春秋乎　淄縣石門杜氏曰齊地濟南臨邑縣濟水之門在今濟南路此蓋特盟也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則書之陳氏曰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散○左氏傳尋盧之盟也胡氏傳夫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其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予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侯之散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始死未謚赴以名故書名葬則舉謚來告故書謚張氏曰葬自內録往會則書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

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

王戌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悉虜而俘例書取杞姒姓公爵夏之後也後國削弱自改伯爵又改子爵攷其始封與陳宋同當是公爵國在今汴梁路杞縣牟婁杞氏曰杞邑鄭氏曰杞縣有婁鄉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專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言是志之也胡氏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彊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故恣彊者多兼數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興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兵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州吁衛莊公庶子名也再命例書名弑朱子曰下殺上也完桓公名也內弑君則書薨不地諱國惡也外弑君則直書以罪之程子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為君國人亦以為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大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天屬之親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全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

例有事同而辭異者蓋有義非可例拘也○左氏傳初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以速寇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卒州吁遊於是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胡氏傳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兩君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也清杜氏曰衛地在今東昌路濮州臨清縣程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周禮冬見曰遇之遇也胡氏謂凡書遇者草次之期一君要之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胡氏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遇者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蓋本程子之意(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

古者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不忘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爾簡略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王矣故志內之期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王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君親將也蔡人衛人將自改侯爵國在今汴梁路陳州宛丘縣蔡姬姓侯爵國在今汴梁路汝寧府上蔡縣宋王兵伐鄭討公子馮也程子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據諸侯以伐鄭固爲罪矣而衛弒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左氏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胡氏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興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王兵何也前書州吁弒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田常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隣有弒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弒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魯公子名再命爲大夫者再命例書名故不稱公子宋王兵伐鄭固爲罪矣而魯翬帥師會之其罪均矣再序四國重言其罪人積其彊惡非一朝一夕辭之宜早故去其公子隱公不能辨是以爲禍○(左氏傳)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桓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鍾巫之際焉弒隱公也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也(胡氏傳)蔡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辭而弗許義也翬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鄉況翬已使王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若曰翬帥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合黨翬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

一千百七十一

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寫其意思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衛人衛國之人也殺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胡氏傳伐鄭稱人貴離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右宰醜涖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義是矣于濮者閔衛國之人著諸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爾非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隣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莊公子名桓公弟也衛人立之是爲宣公程子曰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乃公子也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與先君之命不可立○左氏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公羊傳晉者

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衛人者衆詞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立而不與賢也胡氏傳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當作觀三傳皆曰觀棠即唐也今濟寧路濟州魚臺縣有觀魚臺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左氏傳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胡氏傳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于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琊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朝

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今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遊禋伯之忠言不見納示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鐘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桓公遇弒至是十四月而後葬程子曰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魯往會故書逆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汲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汲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左氏曰衛亂是以緩穀梁傳月葬故也胡氏曰衛亂日是以緩穀梁傳月葬行之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爲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爾程氏曰逆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汲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爲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秋衛師入

郕郕姬姓伯爵國在今濟寧路單州任城縣衛師將卑師衆也程子曰衛晉之國書其失道也○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胡氏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王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侯陳蔡及齊圍郕之類是

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考始成而祭也仲子惠公妾桓公母也非夫人故不祔廟而別脩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之以見非禮成王賜魯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祀周公成王之過也○左氏傳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脩也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脩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盼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初獻六羽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脩諸公六脩諸侯四脩初獻六羽始僭樂矣胡氏傳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聖人以爲諸侯

則時(胡氏傳)蝝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詩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秦災傷之事示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

辛巳公子彄卒

(穀梁傳)彄不書命大夫其曰公子名彄譏僖伯後爲臧氏即臧僖伯也○(左氏傳)加一等(穀梁傳)隱不書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胡氏傳)案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穀梁傳)圍者以兵纓其城汴梁路許州長葛縣報復之師也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左氏傳)以報入郛之役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葛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木壞宮室曰伐胡氏傳)圍者纓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穀梁傳)渝變也渝平變仇而更和平也隱公爲太子時與鄭戰于狐壤爲鄭所獲四年與宋衛同伐鄭則是與鄭爲仇也而五年鄭伐宋入郛宋來求救行人失辭公怒遂不出師鄭因而來通好釋怨至八年而歸祊十年遂會齊

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賵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君羊公昌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

邾人鄭人伐宋

邾人鄭人將卑師少也邾主兵故先鄭程子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恨於宋敝邑爲道先邾人鄭爲主也(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胡氏傳)案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則王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王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絶其黨屬也害稼爲災故書秋子曰書螟書螽皆爲災也穀梁傳)蟲災也甚則月不甚

螟

蟲食苗心者曰螟蓋螟之屬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蟲災也甚則月不甚

冬十有二月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葛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木壞宮室曰伐胡氏傳)圍者纓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穀梁傳)渝變也渝平變仇而更和平也隱公爲太子時與鄭戰于狐壤爲鄭所獲四年與宋衛同伐鄭則是與鄭爲仇也而五年鄭伐宋入郛宋來求救行人失辭公怒遂不出師鄭因而來通好釋怨至八年而歸祊十年遂會齊

鄭伐宋若曰絶交則二年之間何以又來歸祊乎公穀諭作輸胡氏亦然程子曰魯與鄭修舊好既而追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絶交諭平愛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左氏傳更成也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胡氏傳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爲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賤矣曷爲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邾及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賤之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之爲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簒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氏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杜氏曰齊地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有艾山書會盟齊爲主也程子曰始平于齊也左氏傳始平于齊也書首月以備四時而成歲也胡氏傳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

乙丑

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曰勿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無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公民之困危而不能保有赴訴辛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穀梁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胡氏傳宋人恃彊闖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君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也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彊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王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

案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攷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魯女伯姬之勝也故不書逆

婦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今書之憫其無終也○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以位而蔽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酅以全婦道賢通志堂

可知矣賢而得書示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滕姬姓侯爵後國削弱自改子爵國在今益都路滕州不書日不書名闕文也書卒不書葬來赴而魯不會葬也程子曰不名史闕也○左氏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公羊傳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疑穀梁傳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胡氏傳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彊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親踈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於禮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録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城完修舊城也中丘杜氏曰魯地今益都路密州安丘縣程子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因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不書者爲敎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書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用心也後倣此○左氏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穀梁傳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胡氏傳程氏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則敎化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因爲罪也雖時且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以聘通好於魯也程子曰凡不稱公子而稱弟者或責其失兄弟之義或罪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左氏公羊傳皆曰年齊僖公之母弟先儒母弟之說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爲加親也若以同母爲加親是不知人理近於禽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愛年其子尚禮秩如嫡卒致篡弒之禍書弟見其以弟之愛而寵任之過也○左氏傳結艾之盟也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胡氏傳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恩也書盟書師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真其薄友愛之義攻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爲嫡爾非以爲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裏公絀之遂成簒弒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不念天顯矣秦缺宋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益殺衛縶而稱兄其示不念天顯矣秦缺宋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絶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義也

秋公伐邾 爲宋討也君親將例書爵程子曰案左氏傳爲宋討也擅興甲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左氏傳爲宋討也胡氏傳奉辭致討曰伐案左氏公伐邾爲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于郛魯與儀父則元年盟于昧矣邾人何罪可聲特託爲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王兵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魯爲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天王周桓王也來聘以幣貶於魯也凡姬姓伯爵國在今衛輝路新鄉縣凡伯諸侯爲王朝卿士者也戎陸渾之戎也地在今河南府路洛川縣陸渾山楚丘杜氏曰衛地今東昌路曹州楚丘縣左氏公羊皆曰戎執凡伯獨穀梁以衛爲戎談氏曰若衛實執天子之使而改曰戎是爲衛掩惡也宜以左氏公羊爲是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楚丘衛地伐見其以衆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衆伐之衛不能救其罪可知言以歸則非執而凡伯亦有失節之罪也○左氏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胡氏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衆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爲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仰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涖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

官而無君父也故施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修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則有由矣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遇無諸侯相見之禮也垂杜氏曰衛地太丘也今東昌路曹州濟陰縣有垂亭○左氏傳書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太丘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宛鄭大夫名再命例書名祊鄭朝宿之邑今益都路沂州費縣也古費廢城在縣西北來歸祊以祊與魯也鄭桓公友受王命東遷寄帑與賄於虢鄶十邑之間虢鄶大國逼近鄭桓公友取其土地十邑之中祊最近魯故特書入程子曰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朝宿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鄭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彊入之也○左氏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邾者何鄭湯沐之邑者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侯將欲之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邾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胡氏傳鄭伯欲以太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既輸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太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岳之下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皆

有焉盡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太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於魯許隣於鄭各以其近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彊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同盟故來赴不名缺文也元年及宋人盟而（穀梁）以爲未能同盟誤矣（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胡氏傳）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誄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誄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遭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終雖五霸彊國齊桓晉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魯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證也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太上示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杜氏曰）周地今東昌路博平縣程子曰宋爲主也盟與鄭絕也（左氏傳）以釋東門之役禮也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鴆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胡氏傳）程氏曰宋爲主盟與

鄭絕也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詐虞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予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革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爾德又下衰諸侯故忘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八月葬蔡宣公（公羊傳）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王人卒何以日而葬不告穀梁傳）月葬故也　稱及內爲主也莒人微者也浮來杜氏曰紀地東莞縣有包來山在今益都路沂州程子曰隣國之交講好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左氏傳）以成紀好也公羊傳）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胡氏傳）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失禮且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兼矣何以譏之爲失禮曰謙尊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于卑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于卑之尊下與小國之大夫太卑而可踰非謙德矣　螟蟲爲災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蟲害稼則民缺食矣此國之大故也凡螟螣蟊蠈皆害稼者（穀梁傳）將缺食矣（左氏傳）無駭帥師入極（穀梁傳）無駭魯公子爲大夫者也故悉書之程子曰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也再命例書名胡氏以爲未賜族非也柔挾溺之類皆再命者也○左氏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

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胡氏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爾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大卿分晉諸侯失國出齊者相繼職此由也案禮天子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丁卯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周大夫也王朝大夫例書字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褒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見答失道甚矣○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胡氏傳案周禮行人王者往諸侯有時聘以結好間問以諭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恕故再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為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賵葬者四則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

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大夫出乎君臣上下之分昭矣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矣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大雨非常也震雷也電雷之光也大雨雪亦非常也既雷電大雨矣又復大雨雪此八日之間陰陽失節書之以紀異朱子曰陰氣凝聚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陽氣伏陰之內不得出則爆開而為電陰陽蒸鬱而成雨陽和陰則為雪也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為感之也故春秋災異必書漢儒傳其說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三月大雨震電不時災也大雨雪非常為大赤災也○(左氏傳)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胡氏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

挾卒

挾魯大夫名也再命也

夏城郎

即杜氏曰魯地今濟寧路鉅野縣程子曰不時也○(左氏傳)書不時也胡氏傳城者卿大夫也隱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之所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

老和集傳卷之三

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曾嘗城費城卽其後復墮焉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務而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仞溝洫具糇糧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為之可也況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秋七月　無事例書時書首月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杜氏曰魯地今益都路沂州費縣防田也左氏傳謀伐宋也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胡氏傳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此謂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也列國何為有此名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左氏稱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使來告命會于防謀伐宋也于中丘為師期也亦謂之非王事可乎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是及矣始則私相會為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為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為利以取二邑歸諸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而不異其文以此

戊辰　隱公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為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趙先生曰羽父專帥師師衆至於再其無君之心所由來者漸矣程子曰三國先遣師致伐齊鄭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胡氏傳翬不氏先期稱人非卿也○左氏傳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公羊傳此公子翬也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漸惡非一朝一夕之故及權勢已成威行中外雖欲制之其將能乎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於未亂也

未取邬辛巳取防　敗奔許以取勝也宋師將卒師衆也管杜氏曰宋邬宋邑今東昌路曹州城武縣南邬城也防城也程子曰不言戰而言敗敗之盜也○左氏傳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公羊傳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內而略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穀梁傳取邑不日此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胡氏傳內大惡其詞婉小惡直書而不隱夫諸侯分邑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於取之中猶有重焉者若成公取鄆襄公取邾昭公取鄆皆覆人之邦而絶其嗣示書曰取所謂猶有重焉者此故取邬取防直書而不隱也其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為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皆陳曰戰詐戰曰敗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入鄭伐鄭伯

取之　諸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鄭伯自將也戴謚姓俱闕國在今沂梁路封丘縣程子曰鄭莊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戴鄭所與也故三國伐之鄭戴合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也甚矣○左氏傳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公羊傳其言伐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穀梁傳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王其事也胡氏傳稱伐稱取兼之也或疑鄭人

兵力不能取戴兼三國之師非矣什圍伍攻正也以寡覆衆奇也莊公蓋嘗克叔段敗王師困州吁而入許能以奇勝可知矣故駐師於郊多方以誤之也四國已鬬起乘其弊一舉而兼取之卞莊子之術也然則可乎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稱伐取者其以鄭莊公殘民之甚當此刑矣　冬十月

壬午齊人鄭人入成

齊鄭稱人將卑師少也程子曰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傳曰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纶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爾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

胡氏傳左氏謂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秋不見其為王討也王臣不命也程氏謂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致討而邾人不會齊鄭入邾討違王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爾此說據經為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日矣入者不順之詞也苟以為難詞則齊鄭大國於討邾何難哉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薛任姓侯爵國在今滕州之西沛縣之東來朝朝魯也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諸侯之於天子未嘗朝覲猶相率以朝魯得為禮乎○左氏傳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薛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公羊傳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穀梁傳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設相聘

世相朝也然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不節矣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彊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皆所以示譏滕薛二君不特言若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敢通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時來

時來杜氏曰鄭地榮陽黎城今汴梁路鄭州榮陽縣有古黎城夏字下公設有五月字程子曰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

許姜姓男爵國在今汴梁路許州君親弒故書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讓公也○左氏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蟊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蟊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婚姻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甲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胄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胡氏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所小也隱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賻卜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擅興甲兵爲宋而伐邾爲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而取邿及防入祊易許田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不韙者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使豈特始於惠成於桓而隱之積示不可得而揜矣使隱公者爲國以禮而曰彊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理明矣以天道言則感應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是非善惡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書弒隱公而書薨者何諱國惡也然不書地則其爲見弒也亦明矣不書葬賊不討也左氏謂不書葬爲不成喪於義未安宜以公穀爲是程子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而終也書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初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公祭鍾巫齋於社圃館於寫氏羽父使賊弒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何氏傳致隱讓國立不以正惠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憂虞之象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辨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隱公見弒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削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書弒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夫賊不討雖不復而不書葬則服不除寢苫枕戈無時而終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釋義集傳大成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二

後學新安俞　皐　述

桓公　名軌史記名允惠公子母仲子隱公弟也在位十八年

爲齊公子彭生所弒子莊公立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即位者著其公自立之罪也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子弒父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謂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剽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胡氏傳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東方朔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遠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桓公與聞乎弒而書即位著其弒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惡示有所分矣春秋曷爲深絶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

二千百年

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王之事矣仲子安得爲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爲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義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弒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爲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爲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爲嫡嗣禮之所不得爲也禮不得爲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爲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爲邪說而傳之漢朝又引爲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著桓罪深加貶絕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會于垂爲易田也以用也許田在王畿內魯湯沐邑也近於鄭今沐梁路通許縣實以彷易許而加璧也聖人諱之故變文書假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禾與許及桓弒立故爲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左氏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

邑○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邾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胡氏傳)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爲鄰鄭畿內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爲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視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爲國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杜氏曰衛地近於垂在今東昌路曹州濟陰縣易田惡也程子曰衛地近於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爲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左氏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胡氏傳垂之會鄭爲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曾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爲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誅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爲夷狄化人類爲禽獸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無侯於貶絕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非常爲大禹下皆有水爲災也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公逆德

而致陰沴乃其宜也○左氏傳凡平原出水爲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胡氏傳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洚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水非有以致之開闢已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爾若曰洪水者積雨之所成時暘而熄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山谷之所洩歟自禹功既施疏鑿決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滅何也是知天非爲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雖無事有人爲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溢之災者必引堯爲解說矣 冬十月 書首月而成歲其有四時不具者蓋闕文也○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辛未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宋大夫名即華督也再命例書名與夷宋殤公名也孔氏父名宋大司馬三命例書名稱大夫著其節也與仇牧荀息之義同程子曰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者正宋督之罪也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稱大夫不失其官也○左氏傳初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至是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胡氏傳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罪也程氏曰弒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二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爾以爲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故書王民不堪命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仵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示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盡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之臣及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

子來朝 朱子曰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爲未當程可久謂自改之說甚得其情項氏曰滕薛杞之降黜先儒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朝聘

盟會徵賦無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示不備國小爵高不能自安或請於時王而降爵或由於伯主而易班聖人從而録之以見當時之亂也平丘之會子產爭承謂鄭伯男也而使供公侯之賦懼弗給也正此類歟趙先生曰滕侯書子國削弱而自改也若以服屬于楚而降之則何以不降蔡鄭乎○胡氏傳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稱子者先儒謂爲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爲惡而篡弒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不可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堯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爲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杜氏曰宋地書會而先序齊侯齊爲主也不書平而書成者保人之賊私人之賂謂之成亂則可謂之平亂則不可程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左氏傳爲賂故立華氏也以鄄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

公○公羊傳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示遠矣曷爲爲隱諱隱賢而桓賤也○穀梁傳以者内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遠焉爾○胡氏傳案左氏爲賂故立華氏也鄄定公時有弒父者公矍然失席曰是寘久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宫而豬焉蓋君臨臨月而後舉爵華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夫臣爲君隱子爲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弒隱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弒君之賊雖書曰宋災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取鄑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鄑北鄙城大廟朱子曰魯周公之廟也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彊致之也○左氏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夏四月

鄑北鄙城大廟朱子曰魯周公之廟也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魯以爲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彊致之也○左氏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侯鄭伯計數日以賂己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譏而月之○胡氏傳公叔程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王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曼姓侯爵國在今河南府路鄧州楚武王始彊盛僭號稱王蔡鄭與之鄰近故懼之而會謀焉程子曰始懼楚也○左氏傳始懼楚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左氏傳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焉齊侯陳

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然則爲取可以爲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媚無時焉可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胡氏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胡氏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彊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爲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爲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來朝不敬乃謀伐之附會之說也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左氏傳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焉齊侯陳

會于鄧

鄧與之鄰近故懼之而會謀焉程子曰始懼楚也○公羊傳誰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胡氏傳案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數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彊於信義循天理悖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小大力之彊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卖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柳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左氏傳討不敬也○穀梁傳我入之也

公及戎盟于唐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程子曰君出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弒立嘗與齊鄭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也○左氏傳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穀梁傳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胡氏傳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之如事存故君行必告廟反必面而後入禮也出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爲會定婚也吳先生曰不書王缺文也贏杜氏曰齊地泰山贏縣今河間路滄州故城○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于贏定昏于齊也○〔左氏傳〕成昏于齊也○〔胡氏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爲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曆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于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都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魯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交相命而不盟也蒲杜氏曰衛地陳留長垣縣在今汴梁路陳留縣程子曰二國爲會約言相會而不爲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左氏傳〕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胡氏傳〕公羊曰胥命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

而退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其所由來漸矣有能相命而信諭豈不獨爲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荀卿言春秋善胥命立無歲不與諸侯會盟結外援以自固○〔左氏傳〕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程子曰既盡也○〔穀梁傳〕既者何盡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胡氏傳〕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先儒以爲朔楚僭號鄭桓王師之應 六月公會杞侯于鄫 杞當作紀程子曰既則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朔楚僭號鄭桓王師之應 公子暈如齊逆女 暈弑隱而立桓故桓公加之三命公子三命例書公子某而左氏以爲修好故曰公子○〔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氏傳〕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暈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齊 讙杜氏曰魯地濟北蚳丘縣有下讙

亭在今東昌路丘縣程子曰齊侯出疆送女公遠會之皆非義也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告于廟也○左氏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暈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閾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舅姑之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父戒之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暈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晏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胡氏傳古者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越境而送其女者以公子暈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微箕之刺兆矣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子曰來聘致夫人也○左氏傳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有年

是年五穀皆豐故曰有年程子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怛絨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逐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示足以當喜乎情有年也○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胡氏傳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當辰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爾然則天道示儆乎桓宣亦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不書王缺文也冬獵曰狩狩常事也狩于郎則非常矣故書書周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不時則害農非其地則傷物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左氏曰書時是也公羊曰譏遠竟言非地也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書于郎遠也○左氏傳書時禮也○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胡氏傳何以書譏遠也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狩然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可不謹乎以非其地而必書是春秋謹於微之意也每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吳先生曰宰渠伯周宰渠伯也糾渠伯之子名也再命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此尊卑貴賤之義亡也〇〔左氏傳〕父在故名〇〔公羊傳〕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〇〔胡氏傳〕宰家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賤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揆刑賞之柄以馭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爲亂首承命以聘弒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弒君之賊而名其宰則桓公沒王使榮叔來錫命矣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家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弘相而得封蓋欲以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桓公名鮑蓋以己丑卒也甲戌下當有某事脫簡缺文也程子曰甲戌下文缺趙氏曰三傳多造事端豈有人君先出臣下不追逐睦其死日乎甲戌下當有脫簡〇〔左氏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〇〔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〇〔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鄭大國紀小國也齊鄭如紀非朝也謀襲之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〇〔左氏傳〕欲以襲之紀人知之〇〔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〇〔胡氏傳〕案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紀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伯鄭示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譎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憯矣此外相如爾何以書紀人之辭乎修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圖之示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桓公大惡當誅而天子不加討連年遣使聘之周之失道甚矣程子曰古之受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〇〔左氏傳〕仍叔之子弱也〇〔公羊傳〕仍

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者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傳〕仍叔之子者録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伊陟傅説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丘籠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窮門者身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葬陳桓公

年陳佗弑太子免而自立不書不來告也

城祝丘

祝丘杜氏曰魯地今益都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從順辭也王自將而三國以微者從亦罪也不言敗諱也程子曰王師於諸侯不可以敵王也故不書王師敗○〔左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以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乃先犯奔王卒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一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杜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穀梁傳〕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畿州於是不服爲天子病矣○胡氏傳案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爲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諸侯伐鄭又以諸侯從王伐鄭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明君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大非常也雩祭名程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過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左氏傳〕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於境内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慕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

禰祭於己之寢禮也故季氏祭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冬蝝螟

螽螽蟲蟲皆蝗之屬也杜氏曰蝝蝗子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冬州公如曹

州姜姓公爵畿內采地曹姬姓伯爵國在今東昌路曹州定陶縣州公如曹朝於曹也外相朝例書如程子曰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也過我也○〈胡氏傳〉案左氏淳者皆畢高以父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王朝上士也再命例書名寔來來魯也非王命故不書使與書榮伯來之例同而諸家或謂州公名寔或又以為杞皆臆說也又有訓寔為是者尤繆也愚所謂當據經覈傳正為此類○〈左氏傳〉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外我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胡氏傳案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正失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彊陵弱衆暴寡夫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壞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離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郵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為爾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彊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

月公會紀侯于成

成杜氏曰魯地今濟寧路鉅野縣東南程子曰謀齊難也○〈左氏傳〉會于成紀來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書程子曰為國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左氏傳〉簡車馬也○〈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論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胡氏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隂修戰法獨詳於三時者為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大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高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隔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之意 蔡人殺陳佗

案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然則蔡人殺佗出於私意而經書無貶者善其討賊也公羊以為淫穀梁以為嫡皆臆說也程子曰佗弒世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

二十二百八二

陳佗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左氏傳萬公蔡出也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熹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胡氏傳佗殺太子而代其位至是踰年不成之爲君者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爲君知其爲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詞也不以爲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爲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爲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過人欲於橫流行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弑之賊外則異國皆欲致討而不赦內則國人不以爲君而莫之與誰敢勸於爲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洹公子名同即莊公也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故書公羊曰喜有正也意與此合而穀梁曰疑故志之非也○五氏傳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夫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信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

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穀梁傳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胡氏傳國家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爲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皆自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効死以守而欲求援於魯桓是豈爲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左氏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胡氏傳案左氏會于郕吞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王觀遠臣以其所主王者成敗之譏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公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王之以求能援其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誅志不在於朝桓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火田也咸丘杜氏曰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在今濟寧路鉅野縣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公羊傳焚之者何以火也樵之者何以火

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胡氏傳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殲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田而林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嬴姓伯爵國在今襄陽路穀城縣綏穀伯名吾離鄧侯名程子曰臣而弒君天理滅矣宜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累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矣○左氏傳名賤之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揖吾異日也○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大惡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其黨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爲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地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爲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爲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爲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案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弒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冢宰下聘恩禮加

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田常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矣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時祭也常事不書書之譏失禮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爲非禮之甚也○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踈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烝夏不礿○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胡氏傳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瀆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周大夫字也周大夫例書字程子曰桓公弒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傳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百工熙哉皐陶賡歌則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與也以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王之職在論相而止矣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備也其瀆亂甚矣○公羊傳何以書譏烝也○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雩之黷祀也志不敬也○胡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魯伐邾也內將卑師少例止書伐某　冬十月雨雪　朱子釋七八月之間旱曰周七八月也書不時以紀異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本伯爵書公爲王朝三公也來來魯也遂者繼事之詞特書來魯以逆后爲繼事所以罪祭公也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左氏傳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胡氏傳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昌爲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

公以遂行爲罪矣此說是也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王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爲使卿逆公監之禮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姜紀侯女京大也師衆也諸侯稱王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食則其義先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莫至是不能母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左氏傳凡諸侯之女行雖王后書○公羊傳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穀梁傳爲之中者歸之也○胡氏傳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正內王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謬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夏四月　秋七月　雖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其有不書蓋闕文也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伯桓公也射姑世子名也程子曰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侵亂之道也○伍氏傳實之以上卿禮也○公羊傳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穀梁傳朝不言使

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佐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政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政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胡氏傳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言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啟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爲以從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桓公名終生子射姑立是爲莊公○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胡氏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尚矣人事十年而必反傳論達惡者十年則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爲正終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不緣篡弒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緣篡弒者十年則亦尚矣人事十正其卒乎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桓公雖出而衛侯不至書弗遇以見衛侯之不至也○公羊傳會者何期辭從故公雖出而衛侯不至書弗遇以見衛侯之不至也○公羊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胡氏

傳弗者還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吳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齊王兵故先序

責在三國故書來戰程子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於魯者不爲少矣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受伐而以來戰爲文則彼曲我直義但然左氏載其事曰我有辭矣我則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公羊傳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胡氏傳春秋加兵於魯者不爲少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恣亂敵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鄭伯則首盟於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嫉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怨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郎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必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即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齊王盟故先序諸國

書人皆一命之微者也而胡氏謂微者之盟不書知者過之爾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則豈非微者乎若眛而改書則何以不眛於來戰而獨眛於此盟當從例以爲一命者也惡曹杜氏曰地闕今疑是衛之曹邑也曹邑今大名路滑州白馬縣○胡氏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爲郎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眛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寤生莊公名也

三月葬速簡失禮也莊公娶鄧曼生世子忽是爲昭公又納宋雍氏女名雍姞生子突是爲厲公又生子亹子儀昭公立四月而出奔厲公自宋入而立焉後厲公出奔國人納昭公而立子亹齊侯殺子亹祭仲又立子儀○胡氏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餌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慘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忝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

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宋人宋國之人也拘而囚之例書執祭仲鄭大夫突不言鄭突不當有鄭也稱鄭忽言忽當有鄭也曲書糾齊小白赤曹羈之義同程子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忽國氏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左氏傳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

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遲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存乎其人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突何以名絕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入于齊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

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示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固為不順矣然內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弦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鄭乎君弱臣彊不唱而和也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録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之彊卒莫能屈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卻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彊卒莫能屈示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齊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彊於為善也

桑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魯再命大夫名桑魯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魯自去年與齊衛鄭為仇敵故結宋陳蔡以為此盟折杜氏曰地闕○(公羊)(傳)桑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桑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公會宋公于鼄　鼄杜氏即邾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闕杜氏曰魯地今東平路壽張縣有古闕城○(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辛巳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當作紀曲池杜氏曰魯地今東平路汶上縣有曲水亭書會而紀先序紀為主也○(左氏傳)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南燕一命之微者也南燕姞姓伯爵國在今衛輝路胙城縣穀丘杜氏曰宋地今河南府路歸德府穀熟縣書會而宋先序宋為主也○(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躍公名躍弟林立是為莊公書卒不書葬來赴而魯不會葬也　公會宋公于虛　虛杜氏曰宋地○(左氏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龜杜氏曰北有武父城○(左氏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立是為惠公孫氏曰再言丙戌羨文也○(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　丙戌衛侯晉卒　晉子朝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內將卑師少例稱及稱鄭師將卑師衆也宋辭平故盟鄭同伐之○(公羊傳)戰不言伐此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

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及敗矣○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壬午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諸國書爵君親將也後書師見其用衆也大崩曰敗績○左氏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羊傳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示近矣郎何以地也○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胡氏傳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匡攷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特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彊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爭之文猶不得免焉則示固其封疆劾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帥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一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乃即戎已為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為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魯有災水災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三年鄭與魯同敗諸國之師故為會以講好○左氏傳曹人致餼禮也

無冰

此示見是周正月紀事若夏正月則東風解凍宜無冰也必有用之物無則國用不給是以書之十一月也當冰而不冰冬溫也然冰示國所時燠也○胡氏傳案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須冰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實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示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

五

斷簡缺文也說氏曰夏五之下必知脫月字○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

察其形立乎宗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胡氏傳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亦視此爲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春會鄭伯而夏使之來盟前定故也語鄭伯之弟名也左氏曰子人蓋其後爲子人氏也程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齊高子不同○左氏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胡氏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非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御廩魯奉粢盛之倉也火焚曰災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旬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胡氏傳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以不書嘗宮室以宗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不書亟敎爲嘗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筭而民不怨

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嘗以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御廩災于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爲失旋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侯祿父卒僖公名祿父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伐鄭諸國書人將卑師少也以用之而諸國從之也程子曰凡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今擅取私用之歟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佗書以某師皆倣此陳氏曰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左氏傳報宋之戰也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胡氏傳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蔡怨襄吳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侯陳侯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此見天子不道諸侯不臣之甚聖人是以懼春秋是以作也○左氏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傳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敢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胡氏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通志堂

矣

○〔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穀梁傳〕反正也○〔胡氏傳〕忽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胡氏傳〕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或曰復厭詞也即位是爲穆公項氏曰許叔稱字爲鄭附庸也○〔穀梁傳〕許叔入于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胡氏傳〕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殆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于鄫　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勢不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勢不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名新臣鄭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爵姓俱闕國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葛嬴姓伯爵國在今河南府路歸德府寧陵縣杜氏曰三人皆附庸世子故稱人今案附庸之君稱字則其世子稱人宜也而諸家以爲貶俱失於繫來朝魯桓固爲有罪直書而義自見何待稱人然後爲貶乎○〔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胡氏傳〕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弒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地今汴梁路鈞州陽翟縣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忘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入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左氏傳〕

冬十有一月葬齊僖公　程子曰避祭仲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程子曰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不能令於天下也諸侯之不臣而莫之討也哀王道積微而莫之興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周桓王崩太子佗立是爲莊王

公至自唐　天渠

秋公會宋公于夏汭　夏汭地今汴梁路鄢陵縣

冬公至自會

公會鄭伯于垂　垂地今汴梁路鄭州滎陽縣

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鄭大夫祊鄭邑今汴梁路鄭州滎陽縣東北有祊城

夏公會鄭伯于祊　祊鄭邑今汴梁路鄭州滎陽縣東北有祊城

秋七月冬公至自會

公會鄭伯于曹　曹地今濟寧路曹州

冬公至自會

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地今汴梁路鄭州滎陽縣

秋公至自會

冬公會鄭伯于武父　武父地今汴梁路鄭州滎陽縣

公至自會

公會鄭伯于鄧　鄧地今汴梁路鄧州

秋公至自會

冬公會鄭伯于鄧　鄧地今汴梁路鄧州

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胡氏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誤也衞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羙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彊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袁伐鄭

〔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左氏傳〕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傳〕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經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彊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彊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伐以譏之也

〔傳〕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再謀伐鄭也○〔左氏傳〕程子曰突善結諸侯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

故皆爲之致力屢伐鄭也○〔胡氏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衞夏四月伐鄭衞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彊弱相上下蔡嘗先衞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醵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左氏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穀梁傳〕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胡氏傳〕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爲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爲不義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向鄭氏曰魯地宿州有向城○〔左氏傳〕書時也　十有一月

〔傳〕朔屬壽於左公子洩羙縊宣羙與公子朔構急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衞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衞朔而不能使衞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齊將滅紀公會盟以平之黃杜氏曰齊地今盤陽路登州黃縣○(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傳趡杜氏曰魯地○(左氏傳)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侵魯疆疆事也於是齊人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桓侯名封人蔡季桓侯弟氏曰蔡季書字為陳附庸也○(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蔡人嘉之也○(穀梁傳)蔡季蔡之賢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胡氏傳)季字也歸順詞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弟獻舞立是為哀侯○(胡氏傳)談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公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

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或曰魯君生而稱公示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為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為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為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義桓公之惡貫盈矣○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缺文也○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言日食既朔也○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濼水在濟南路歷城縣夫人文姜也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觀南山之詩可見矣朱子曰南山有狐以比齊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也又曰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妻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左氏傳)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簒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緩

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案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書薨于齊以見爲齊弒也桓公不能正其室而取禍於齊其致痛之也○左氏傳夏其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胡氏傳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或曰齊人殺彭生是賊已討故書葬然案左氏謂齊侯使彭生乘公而公薨于車則賊乃齊侯不得謂之賊已討也聖人何以書葬乎曰不然此之書葬見彭生之已討也於後書夫人孫于齊以見齊侯與夫人之未討也○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胡氏傳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外也隱公之歸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也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討與權者其知之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三

後學新安俞　皐　述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在位三十二年子般立爲公子慶父所弒立其庶子啓方是爲閔公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文姜出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受上無所承也○左氏傳不稱即位矣蹔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安得爲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位耶春秋紬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綸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桓公夫人文姜也內出奔例書孫於其吳先生曰脫簡也書出奔義自見何待去氏然後爲貶乎○左氏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遜也何以不言出奔內諱也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也不書姜氏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賤不與念母也○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

練時録母之變始入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絶之也君子大受命○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彦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禮也夫絶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人子所遂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之重本示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夏單伯逆王姬

逆迎也單伯魯卿四命同孫氏曰單伯於此見經之後十四年書會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鄄春秋王臣而會諸侯之上亦不若內臣先書而後書會也惟內臣會諸侯則曰某會某也則單伯非王臣明矣又案夏單伯逆王姬秋築館于外若果天子之使必俟館成而至此必魯臣先如京師逆為送而杜氏附會又以單伯為周卿皆非也○左氏傳單伯送王姬○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王之也曷為使我王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之同姓者主之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大夫必使大夫之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者何師也其公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君射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

不可受也○胡氏傳單伯者君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穀梁子以為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君射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忘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周王女歸于齊魯嫁諸侯必使宗國主婚禮也今莊公有大喪齊乃不共戴天之讎而為其主婚非禮之甚矣而左氏以為禮也何不明大義若是邪○左氏傳築館于外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公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君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穀梁傳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王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與吾為禮也○胡氏傳魯於王室為懿親其於王王姬示舊矣館於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穀梁子以為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築之於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於京師上得尊周之義為之築館於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名林少弟通志堂

杵曰立是爲宣公○穀梁傳諸侯曰卒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王周莊王也不書天缺文也榮叔周大夫例書字錫賜也桓公爲大惡莊王不加討且身已沒矣又來錫命恃天理之甚也朱子曰古者諸侯除喪以士服見而受命謂之受命錫命者之繼世而爲諸侯也○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胡氏傳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簒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華成風引爲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范甯乃以出居于鄭來聘求車三事爲證而謂非義之所存誤矣

王姬歸于齊

單伯若果主臣則當書送於此今止書何以書我主之也○穀梁傳爲之中國者歸之也○胡氏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而公羊傳王姬歸則知單伯非王臣也○公羊傳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邿鄑郚

此紀之三邑也齊將滅紀取其三邑遷者移其民人也而公羊曰爲齊諱誤矣邿杜氏曰臨朐縣東南今益都路臨朐縣郚杜氏曰北海昌慮縣有訾城今益都路濰州昌邑縣郚杜氏曰諸慮縣東南今益都路密州○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何也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焉自是始滅也○穀梁傳紀國也邿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邿鄑郚○胡氏傳邿鄑郚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覆暴

用大衆以迫之爲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

餘丘

公子魯桓公子名慶父公子三命例書公子某於餘丘杜氏曰國名也地闕公穀以爲邾邑蓋魯附庸小國後爲邾所併也今濟南路有章丘縣地接於魯未詳是否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胡氏傳案二傳於餘丘邾邑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王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爲後世戒也魯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爲王將卑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今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寫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爲戒遠矣

王姬卒

魯主婚故來告公羊傳爲之王者卒之也○穀梁傳爲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

妻則書卒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爲之服姊妹之服夫禮稱情而爲之節者也莊公於齊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

氏會齊侯于禚夫人文姜也齊侯襄公也自此以後比年享于祝丘如
齊師會于防會于陽穀不道之甚經悉書之重戒於後
世也禚杜氏曰齊地○(左氏傳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
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胡氏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
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
母失于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示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
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臣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
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
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哉之矛至爾

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名馮子諒
立是爲閔公

庚寅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溺魯大夫再命例書名○(左氏
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
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胡氏傳)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
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
讎而釋怨其罪大矣況與谷堂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凡天王之葬魯會則書其不書者皆不會也桓王崩七
年而經始書葬緩也公穀以爲改葬劉氏曰若誠改葬
應如改卜之類書曰改案此宜以爲緩也○(左氏傳)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
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穀梁傳)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
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
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

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
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胡氏傳)左氏曰緩也天子十月而葬同
執罪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年
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爲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
可以不志乎死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季侯弟也項氏曰稱
字爲齊附庸也酅杜氏曰紀邑齊國安平縣鄭氏曰博州今東昌路博平縣○
左氏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
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酅紀之
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胡氏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
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私逃者必書奔有罪
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
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祭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
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彊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
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冬公次于滑次公欲進而止也書
氏曰師駐爲次滑杜氏曰鄭地陳留襄邑縣今汴梁路睢州襄邑縣謀會鄄同
救紀而不克故書次以譏之○(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
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欲救紀而後不能
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胡氏傳)穀梁子曰次止也有
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次以次爲譏次
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

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意在刺無王命若譏其法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爲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无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爾豈可專以勇爲鼓亂而不與乎

辛卯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柯** 享者備物以獻也禮兩君相見然後享於廟中今夫人享齊侯于祝柯私見而爲之名也直書義自見矣啖氏曰穀梁曰病齊此乃魯國之恥也豈獨病齊乎○穀梁傳譏甚矣譏齊侯所以病齊侯也○胡氏傳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既嫁而卒則不書此蓋紀亡而書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杜氏曰謀取紀也胡氏傳蘇轍曰鄭伯于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于儀也然則鄭有二君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劑是也突衍始終爲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劑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衍之出以惡儀劑雖國人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爲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爾君子幸而處於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爲此說者善突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紀侯大去其國** 程子曰國君死社稷雖死之可也齊侯陳侯鄭伯方遇于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混戰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其國也與書梁亡之意同○左氏傳違齊難也○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以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也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氏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胡氏傳凡大閱大雩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廩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或曰以爭國爲小而不爲以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大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所歉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勁死而勿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如何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滅則何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叔姬歸鄫而不錄

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末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滅紀而伯姬之喪在侯大夫共其國以罪紀侯繼書齊葬紀伯姬以見齊侯之死者葬之甚矣齊侯之詐若此○〔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迫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弑魯君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爲禮乎斥言齊侯賤之也或曰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季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忘父讎而與之狩其惡甚矣○〔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曷爲以微者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仇者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也不復讎而恐不釋刺釋怨也○胡氏傳穀梁子曰齊人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讎而恐不釋刺釋怨乎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夫莊公於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之矣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壬乎已一爲乾豆其事上壬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曰會曰享私見而爲之名也至於如師其惡甚矣○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胡氏傳師者衆多之地案齊詩載驅刺襄公也無禮義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翔翔彭彭旂旐有旟鞹鞃淑旟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儦儦者衆貌也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忘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所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郎黎來來朝 郎城後改稱小邾曹姓子爵黎來其君之名也○左氏傳名未王命也○公羊傳郎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郎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穀梁傳郎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胡氏傳郎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胡氏傳〕郎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郎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益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程子曰有罪王當絕之而公會齊宋陳蔡以救朝是逆天王之命也書會而齊宋先序齊爲主也○左氏傳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公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胡氏傳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

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
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絕之也又當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吳先生曰王人將卑師少也子
待書字而後爲善平朱子曰這是衛當救當時是有箇子突孔子從而存得他
箇名字而今諸公却道王人本不書字緣其救故書字何必如此牽彊說程子
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是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左
氏傳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
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
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胡氏傳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
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
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
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
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
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
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況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
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程子曰朔構其
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兄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
也故書名書入○五氏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
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
未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彊詩云本枝百世○公羊傳衛

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
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
名惡也朔入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
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
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況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
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秋公至自伐衛公羊傳曷爲或言致
會或言致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蝝
蟲爲災害稼者也冬齊人來歸衛俘杜氏曰俘囚也三傳皆曰寶疑
國之大事故書公亦在行曰歸俘是齊歸功於魯而以衛俘歸之商書曰俘厥寶王則俘者正
文也寶者釋辭也逆天王之命而歸功受賂罪莫大焉○左氏傳齊人來歸衛
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
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
之力魯侯之力也○穀梁傳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
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胡氏傳俘者二傳以爲寶案商書稱遂伐三朡俘
厥寶王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
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
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
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暴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左氏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此星變也恒星恒有之星也夜中夜半也如雨言其多也半空散落而不及地左氏謂與雨偕非也漢明帝永始中有星隕之異唐玄宗誅內亂之夕亦天星散落如雨○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辛卯昔恒星不見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録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故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胡氏傳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惑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絶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七八月今之夏五六月也麥熟而苗將秀因水漂盡麥與苗俱損民食將乏為國者之大事也故書○左氏傳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

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無麥苗麥苗同時也○胡氏傳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杜氏曰齊地今東平路陽穀縣○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胡氏傳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內將卑師衆例書師杜氏曰期共伐邾范氏曰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二說不同劉氏曰陳蔡於魯境絶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搆怨何因輒伐魯若是畏其來伐當書曰禦今次之於經何以知之乎○公羊傳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託不得已也○穀梁傳次上也侯待也胡氏傳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之隱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侯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是也何侯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侯者深貶之也

甲午治兵師久次失伍復治兵以及齊師同圍邾也○公羊傳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田一午之日然後祠兵於

是○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胡氏傳此治兵于郎也侯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稱師將卑師衆也魯爲王故書及郕降于齊師屈服歸順於齊也○〔左氏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公羊傳〕戎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胡氏傳〕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秋師還**呂氏曰莊公不能報父之讎而築館何異而左氏不明大義徒論其一節於築館于外曰禮也於此而曰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遲也○〔胡氏傳〕書師還譏役久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

諸兒齊公孫無知夷仲年之子也再命例書名○〔左氏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傳夫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弒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案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弒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庸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彊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弒之禍矣案左氏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不之紛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彊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沉於下寮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彊大一旦殺其君而篡之不能保其身死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所以三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與書衛人殺州吁之義同○〔左氏傳〕雍廩殺無知○〔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

殺有罪也○〔胡氏傳〕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大夫當朝大夫皆在也書公及魯爲主也有蔇亭在今兗州都路沂州承縣○〔左氏傳〕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爲與大夫盟謀納子糾也蔇杜氏曰魯地琅琊繒縣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胡氏傳〕及者內爲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乎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程子曰桓公子糾齊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故書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書曰糾非君之當嗣子也公穀皆書納糾獨左氏言子糾誤也然而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于是兩罪之也○〔左氏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于齊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胡氏傳〕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糾者不受而殭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案史稱桓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爲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爲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襄公名諸兒齊亂是以緩葬子小白立是爲桓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杜氏曰齊地時水在樂安縣界旱則竭故曰乾時在今益都路樂安縣界旱則歸○〔公羊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爲爲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胡氏傳〕內不言敗此言敗者時公喪戎路乘傳而歸則敗績者公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約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汲公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約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之戰也是故汲公以見告敗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于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于比以示榮矣雖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敗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案左氏載鮑叔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而經止書殺子糾而不書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而經止書殺子糾而不書召忽之死與管仲之不死何也案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國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其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又案論語謂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如其仁如其仁許管仲是特削之而不書也魯殺子糾而書齊人殺者歸罪於盟主也○〔左氏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久心快後已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冬浚洙**杜氏曰洙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也以備齊蓋齊在魯之北魯前爲齊所敗故浚洙以備之○〔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洙洙也著力不足也○〔胡氏傳〕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

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敗奇詐以取勝也長勺杜氏曰魯地不言伐而言敗敗之者爲王此敗報乾時之役也○〔左氏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二月公侵宋** 君親將則書公潛師掩境曰侵莊公既勝齊而又侵宋所以致邾之師也○公羊傳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三月宋人遷宿** 宋人將卑師少也邢蔡許自遷也移其國都耳

陽宿之遷滅也啖氏曰移之於國中為附庸故曰遷義亦通○〔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言滅其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胡氏傳〕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于衆不肯率從而況狼狽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塗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語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見而惡已見矣

于乘丘　齊師宋師將卑師衆也乘丘杜氏曰魯地今東昌路曹州乘氏縣○〔左氏傳〕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公羊傳〕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胡氏傳〕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分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朱子曰荊楚本號也後改稱楚羋姓子爵始封丹陽在今辰州路歸州丹陽城劉氏曰楚之有荊舒是懲非孔子改之也若曰楚在荊州以其疆大故抑而謂之荊借使荊州之地復有一國如楚之疆則有兩荊矣不亦妄乎書荊將尊師少也蔡師師衆也莘杜氏曰蔡地今河南府路裕州莘縣蔡哀侯名獻舞○〔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之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以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胡氏傳〕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路嬰兒沈嘉許斯頎祥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有恥焉虜其矣楚人滅蔿子以歸獨不名者蔿冬子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姓未詳子爵國在今濟南路歷城縣古譚城程子曰將卑師衆故曰齊師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未嘗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殫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左氏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胡氏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己無取滅之罪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

二千二百五十五

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竟羽奔楚何以獨名案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擔其夫人以逆吳子既以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絶之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彊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彊於爲善也故其書貶法如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宋報

乘丘之役而又敗書公敗魯爲主也魯宋之窮民困兵亦甚矣鄑杜氏曰魯地○左氏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左氏傳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胡氏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逆者微故不書逆魯王婚故書○〔左氏傳〕齊侯來逆其姬○〔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志過我也○〔胡氏傳〕案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

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詞而不異乎曰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脩奏世務指此爲失而長樂王回亦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豈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紀已亡叔姬無所依故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胡氏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歸酅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萬南宮萬也再命例書名捷宋閔公名也仇牧稱大夫與孔父荀息之義同○〔左氏傳〕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

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君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辱也雉門及兩觀災魯侯之淑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雉門及兩觀災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雉門及兩觀災魯侯之淑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雉門及兩觀災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雉門及兩觀災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雉門及兩觀災魯侯之美

二十二年五十

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衽則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也與桓公者權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人將卑師少也遂姓爵俱闕國在今濟寧路鉅野縣十年滅譚今又滅遂以威諸侯而圖伯也○〔穀梁傳〕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胡氏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與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氏曰濟北東阿在今東平路東阿縣乾時之戰長勺之敗齊魯惡矣柯之盟始及齊平也書會盟齊為主也○〔左氏傳〕始及齊平也○〔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於柯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傳〕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桓公雖內與不日信也○〔胡氏傳〕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有後禍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王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廟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邪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稱人將卑師少也齊主兵故先序○〔左氏傳〕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胡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為王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故能南推彊楚西抑秦晉天下其能與之爭也或以為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卿元年逆王姬者左氏以為周卿杜氏附會以為畿內諸侯蓋周有單子非單伯也若周之單伯則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若單伯非王命而會伐則當書曰單伯會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知齊主兵而單會會伐辭與此同由是論之單伯魯臣確矣○〔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單伯會師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詞平王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荊入蔡** 荊乃楚之舊號後改曰楚如邾改小邾如邾改鄒之類是

也穀梁傳曰狄之以州舉非也何狄之於初而不狄之於終乎○左氏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齊侯主會宋服故也鄄杜氏曰衛地東郡鄄城今東昌路鄄城縣內臣會諸侯與柔之例同○左氏傳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故先序齊侯主會宋服故也○左氏傳齊始伯也○穀梁傳服同會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先序主兵也郳即小邾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也

鄭人侵宋

伐郳故侵之鄭之失道可知矣○左氏傳鄭人間之而侵宋○胡氏傳侵宋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未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城郭溝池不修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將尊師少故書曰荊伐鄭孫氏曰齊桓未能救中國也○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伯爵國在今大名路滑州幽杜氏曰宋地齊桓初會諸侯未能爲主諸侯同爲盟也故書同盟胡氏謂同欲意示近似而又謂既盟而反覆故書同失之於鑿聖人作經一例耳何一字有兩例乎程子曰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同味天下與之之辭正同爲此盟之義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寡一疑之也○胡氏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畔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

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讎盟誤矣果以桓爲讎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邾子克卒邾儀父也子瑣立前書字附庸也今書子爵王命爲列國也不日缺文也不書葬不往會也○〈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鄭再命大夫爲行人齊執之○〈左氏傳〉鄭不朝也○〈公羊傳〉鄭詹者何鄭詹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胡氏傳〉書齊人執鄭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爲執政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夏齊人殲于遂**〈盡殺之無遺故曰殲○〈左氏傳〉遂因氏頷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以爲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也齊滅遂特彊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人滅遂特彊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彊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彊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秋鄭詹自齊逃來**〈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致防閑施慢國囚亡逸齊之罪也○〈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穀梁傳〉逃義曰逃○〈胡氏傳〉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儻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於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効匹夫之道逃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伯同盟于幽而魯首叛受其通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冬多麋**〈麋鹿屬魯所素有多則害稼爲災○〈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胡氏傳〉麋魯所有多則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日有食之〈不書朔不書日闕文也○〈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夏公追戎于濟西**〈戎即晉與會于潛盟于唐之戎也濟西濟水之西魯公追之至此畿其來而內無備及其去而追之遠也而公穀皆曰大之非也啖氏曰畿遠追爾言大亦無義○左氏傳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爲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名射工蓋以含沙射人爲災魯所素無故書曰有○〈左氏傳〉爲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胡氏傳〉穀魯所無也

秋有蜮〈杜氏曰短狐示有一七曰有蜮射人者也○〈胡氏傳〉蜮

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蜮示陰物也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公子名結公子為三命大夫例書公子某媵以庶女從人之嫡女而嫁也此結之私行遂者繼事之辭書及魯魯為主議以私行而繼與大國盟也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聘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往盟為遂事也○公羊傳媵者何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胡氏傳媵淺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者也大夫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者專事之辭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如齊罔失道也至於如莒失道甚矣○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西鄙魯之西邊邑也齊王兵討公子結之盟故來伐程子曰齊桓始伯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胡氏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卑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以失己與人以招寇也或以結能為魯曾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之故稱公子非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再如莒則莊公失防閑之罪著矣○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胡氏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備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兄弟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

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啖氏曰災天人也大者其災大也若以大災爲大瘠宮災豈大瘠乎○〔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瘐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其志以甚也也近於齊此必因齊災而侵之故書以甚也　**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戎濟陽路濟陽之戎報也大災之後不知修省而伐人罪可知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鄭厲公名突子掖立是爲文公○〔胡氏傳〕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案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于鄭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遇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穀梁傳〕婦人弗目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葬緩示失禮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津眚常也非常爲大肆大眚者罪惡無不赦之辭也異於常故曰爲嫌天子之葬皆非也趙氏曰當時天子微弱魯豈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得爲禮且莊公未嘗有怨齊之心葬母豈有所忌乎赦自赦爾葬自葬爾事無相關○〔公羊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穀梁傳〕肆失也

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胡氏傳〕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災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爲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胡氏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其無譏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歿之則譏小君典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貶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政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媽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

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王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穀梁傳言公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夫人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叛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放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此下亦必有脫簡

盟于防 書及內之微者也高氏傒名齊三命之大夫也程子曰始與仇爲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傳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爲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爲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冬公如齊納幣 公穀皆曰譏公親行不使卿其說固是然而與父讎爲婚又母喪未除而聘婚豈無譏乎程子曰齊疑婚議故公自行納幣後二年方逆齊難

之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胡氏傳公之如齊納幣則不待貶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陳陀也 **祭叔來聘** 不書天王使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胡氏傳穀梁子曰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謚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爲交私之計黨錮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程子曰婚此之杜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羊傳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當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爲師女也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胡氏傳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荊人來聘 荊楚也謂進之故稱人謬說也既曰稱人者貶辭又以不正其始終之義也

通志堂

壬百六

人爲進之何也豈有褒貶共此一字之理愚竊謂盟會聘稱人一命之微者也侵伐稱人將卑師少也凡此皆據事直書俱非褒貶諸國皆然○公羊傳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穀梁傳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時不待再○胡氏傳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爲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懷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辯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缺宋附庸國在今河南府路徐州蕭縣公與齊侯不行禮而會如道路之相遇而蕭叔乃於穀朝豈得爲禮乎○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附庸之君也爲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也○胡氏傳穀齊地蕭叔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秋丹桓宮楹丹用朱飾也桓宮桓公之廟也楹柱也踰禮過飾故書○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莊公名射姑子羈立戎伐曹而逐之立赤是爲僖公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扈杜氏曰鄭地

滎陽卷縣今汴梁路鄭州之西北程子曰遇穀盟扈皆爲要結姻好○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胡氏傳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二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刻鏤也楹榱也丹楹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弗聽○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禮天子之楹斲之龍碧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穀梁傳刻桓宮楹丹桓宮楹斤言桓宮以惡莊也○胡氏傳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楹爲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楹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

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王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惡莊公以爲後鑒也

葬曹莊公缺文也不書日止當迎於所館不當至齊夏如齊而秋方至其失禮甚矣○公羊傳何以書親迎禮也○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志歲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則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則視朔是也有時事之常則郊祀雩祭之類是也有歲事之常則禘嘗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矣其志合禮之常則婚姻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是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不以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夫人莊公夫人哀姜也書入不書至不告廟也覿禮見也幣帛也以見也婦人榛栗棗脩告虔而已使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莊公欲夸寵之故使同宗大夫之婦用幣失禮甚矣○左氏傳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爲禮幣云乎○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

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覿見也禮夫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行其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譏而日之也○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卑之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侯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卒使宗嗣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戎侵曹納赤也曹羈曹世子也稱曹羈與鄭忽之義同赤曹之庶公子與突之義同公羊以曹羈爲大夫又公羊穀梁俱以赤爲郭公謬說也○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赤者何曹無赤也蓋郭公也○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胡氏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爾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詞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

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爲居正者之戒**郭公**公穀以爲曹赤非也杜氏以爲缺文啖氏曰郭公之下必知有字缺文也胡氏傳用師氏說以爲郭亡與梁亡例同義亦通○〔公羊傳〕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胡氏傳〕此郭公者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上所以亡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善惡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說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叔陳卿四命例書字○〔左氏傳〕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穀梁傳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名朔即位四年而出奔二公子立公子黔牟又八年齊宋陳蔡伐衛逐黔牟而納之至是卒子赤立是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左氏傳〕非常也雖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胡氏傳〕案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

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苟慶齊高固是也

伯姬歸于杞伯姬桓公女也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女也逆不使卿但書歸而已○〔穀梁傳〕其不言逆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傳〕亦非常也凡天灾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灾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冬公子友如陳公子友字成季桓公子也公子爲大夫三命者例書公子某如陳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報濟西之役也

曹殺其大夫不名缺文也公羊曰衆也趙氏曰假如不死節豈有盡殺之乎啖氏曰不書名氏者脫之也○〔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臧曷爲不言其臧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

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鬬宜申是也然殺大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録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邑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嬴姓子爵國在今淮安路泗州臨淮縣後北遷在今亦梁路徐州書公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杜氏曰魯地今濟南路有洮溝○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胡氏傳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夏六月**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程子曰同志而盟非率諸侯之也○左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諸得衆也桓公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永嘗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明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爲愈矣**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卿四命例書字季友越境而行私禮季氏之專於此已兆矣○左氏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子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胡氏傳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營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

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勿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冬杞伯姬來**〔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胡氏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于男女往來之際嚴矣**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胡氏傳莒慶莒大夫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杜氏曰衛地今東昌路濮州

乙卯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伐衛而書衛及齊戰者責在衛也○左氏傳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之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穀梁傳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令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案左氏衛甯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傲庚叔不恤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儆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爲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

齊稱人將卑師少也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子邊孫立是爲文公**秋荊伐鄭公會晉齊人宋人救鄭**荊伐鄭將尊師少也齊人宋人將卑師少也程子曰齊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始蓋天下大勢之所在○左氏傳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侯雠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讎雠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志堂

遍是得救急恤隣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冬築鄆**築新築城也鄆杜氏曰魯下邑也穀梁以築爲虞之非也劉氏曰此自築邑耳非園囿也以園囿解之惑矣○左氏傳築鄆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公羊傳冬築微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穀梁傳冬築微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胡氏傳鄆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鄆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也則非君人之心矣**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臧孫氏辰名魯大夫臧文仲也三命倒書氏書名譏故告糴○左氏傳禮也○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國無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以爲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胡氏傳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敬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

故不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成來世爲國之不知務也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院其名而以急病讓夫爲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爲罪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新者更舊之謂延廄魯公之馬廄也○左氏傳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年不修○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守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鄆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胡氏傳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吾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守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鄆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左氏傳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秋有蜚**杜氏曰蜚負蠜也蟲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焉公羊傳何以書賢也曷爲賢乎叔姬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於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釋則微矣**城諸及防**

畢○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公次于滑親將也師次于郎將卑師衆也次者欲進而止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鄫也**秋**不能救鄫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鄫也

七月齊人降鄫降以兵脅其屈服歸順也鄫杜氏曰紀附庸國今東平路須城縣有鄫城○公羊傳降猶下也鄫紀之遺邑也○穀梁傳降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胡氏傳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鄫降于齊○穀梁傳降猶下也鄫紀之遺邑也○公羊傳降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胡氏傳降者脅服之詞前書鄫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鄫專罪齊也鄫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強力脅使降附不書鄫降而曰降鄫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鄫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

葬紀叔姬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亡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葬之也○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胡氏傳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亡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之於紀而葬之也○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胡氏傳滅得書所以爲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見其非禮也

公及齊侯遇于魯濟謀伐山戎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流在齊爲齊濟在魯爲魯濟○左氏傳謀山戎也○

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齊人伐山戎**齊桓攘夷狄之功始於此山戎鄒氏曰漁陽在今薊州漁陽縣○左氏傳以其病燕故也○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掠之爲已甚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爾○胡氏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而獨以爲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爲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爲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啖氏曰一歲三築臺皆無妨於人乎○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胡氏傳何以書譏爾去國築臺臺干遠而不緣古候是爲遊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夏四月薛伯卒**薛杜氏曰薛缺文也**築臺于薛**不日不名

魯地也今東平路泰時爲薛郡蓋因此也鄭氏曰薛有二泰有二薛國在徐州泰國在龍城莊三十一年築臺于薛皆魯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程子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奏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之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義與此同○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也○胡氏傳軍旅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奏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

春秋抑戎捷之意 **秋築臺于秦** 杜氏曰魯地東平范縣有秦亭今東昌路濮州范縣○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無雨也不害稼故不云旱○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孫氏曰魯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諸家以爲齊邑者非也○左氏傳爲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杜氏曰魯地高平昌邑縣西南今濟南路鉅野縣有古昌邑城○左氏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穀梁傳遇者志同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桓公子也名牙公子三命例書公子某後爲叔孫氏○左氏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召牙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寧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不以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爲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傷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昌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昌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辭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昌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胡氏傳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爲善之也季子也昌爲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左氏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

一千二百十二

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胡氏傳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於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得免其身幸矣**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般莊公子即位未踰年之君例書子不地弒也○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穆門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胡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慰父母君子以為猶告莊公過時越禮謬於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見弒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公子慶父如齊**　專去來無阻之意也○穀梁傳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見莫如深也○胡氏傳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

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下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狄其衆不一最強者北狄赤狄白狄地在今延安路然以地之相近攷之當是赤狄邢姬姓侯爵國在今順德路邢臺縣